長安城中的少年

王獨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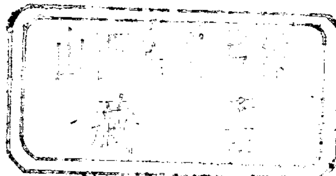


光明書局

長安城中的少年

王獨清 著





光明書局

幾句說明

這兒只是我計劃中要寫的我底少年生活的一部分。在開始動筆時，實在沒有料到只寫到這一點便會中止，也沒有料到只這一點竟然寫了狠久。出版處底質問和埋怨，我都接受。像這回不按照原來計劃作事，連我自己都要質問我自己，埋怨我自己了。

原因是我近來生活的不自由和心緒的惡劣可以說是到了極點。假若是有人曉得我近來生活的

情形，我相信，他一定會以爲我能寫出這一點也算是不容易的。有甚麽話好說，這責任或者一半也要中國社會去擔負罷？

總之事實是這樣了。在我計劃中要寫而現在沒有寫出的另一部分，若是可能，在最近期間內我一定補償出來，或者作這本書底一個續篇。

一九，七月，一九三三。

長安城中的少年





一

好像是一個春天底午後，我和我底母親同在後房底客堂裏。我底臉緊貼在她半敞的胸上，也許是玩，也許是實在地在吸吮着她底乳房。

那客堂是接連着我底大母底臥室。隔着下垂的桃紅色的門簾，從室中投出了大母發脾氣的聲音。我從母親底臉色上明白那聲音是在向她而發的，我看見母親底頭是低得狠下，好像是用盡全身底力量在忍耐她胸中的氣憤，可是不知道是怎樣

弄的，母親突然又抬起頭來，向室中的聲音答復了一句。即刻，一件悲慘的事實出現在我底眼前：大母掀開桃紅色的門簾衝了出來，手中握着一個板子（這板子是我以後常看見大母用來打丫頭的），狠可怕的對着母親喝道：

——楊姑娘，你敢強嘴！真的你以為你是姨太太了？

接着大母手中的板子狠急的向母親底身上落了下來。母親一面嚎啕，一面哀訴着說：

——太太，我再不敢了！太太，我再不敢了！

我狠清楚的記得我當時的心理狀態。我先是呆立在一旁，以後腦筋中卻好像有一種甚麼在一閃，覺得自己是不應該看着母親去挨打的。於是我去抱住母親底腿，一面喊着：

——我要吃奶，要吃奶……

這算是我最初回憶中狠鮮明的一幕，我底年

紀大概是兩歲多。不到三歲。

跟着這一幕而來的另一幕是在一個晚間，我正同母親睡在一張垂帳子的床上（我底家中幾乎個個人都睡的是北方特有的那種土炕，獨有母親是睡在一張床上的。），忽然，父親帶怒地走了進來。他一面在罵着母親，一面由母親底懷裏把我抱了過去。我在哭泣中聽見他向我說道：

——你乖點！同爹爹睡去……你已經是可以不要吃奶了……

這時我應該是已經到了三歲，因爲後來我聽人說我是三歲纔斷奶的。

在現在城市上的人聽到一個孩子到三歲纔斷奶的話或者要覺得驚詫，但是在我出生時的那時的北方，這卻要算是狠普遍的事情。甚至孩子吃母親底奶吃到五六歲也並不算是奇怪。在那樣古舊的社會裏，市場上還沒有出現人造的小兒的食品：

奶粉等等的名稱且不要說起，就是罐頭牛奶也是連聽也沒有聽見過。

那樣古舊的社會便是陝西底長安。我是生在一八九八年舊歷八月十六，——這恰是中秋節底第二天，所以我能夠記得。時辰我卻是說不出來了。在我睜開了嬰兒底眼的時候，我所認識的我底週圍的人物是非常簡單：父親，大母，母親，還有一位我叫她作"姨"的我父親底第三妾。

我底母親聽說原籍本是浙江，十一二歲便被人賣到河南去當丫頭，以後又輾轉到了陝西。她來到我們家中的時候，大概不過是十五六歲。當時我父親已經有兩個妾在身邊。不知道是我出生的前一年還是兩年，父親底第二妾害病死了，依封建家庭名位上的規矩，第三妾立刻便升作了第二妾，可是因爲後來我母親被納爲妾了，第三妾遂又回復

了本位，仍然被人稱作"三姨太"。我母親算是作了父親底第二妾，原因是因爲她有了兒子，所以應該享受比較優越的名位。

要了解我底家庭，須先要懂得北方官僚貴族家庭底那種局面。我底家庭在陝西算是有歷史的官僚的家庭。雖然到我父親的時代已經是我們家中零落了的時期，並且我們原來的家族是在蒲城，在長安的還僅僅是我父親的一房，但是，那種排場，習慣，還是官僚貴族的形式。不消說一切都是被傳統的封建勢力支配着。

在這樣的家中，表面上自然好像是在維持着一種嚴肅的空氣，但是一講到實際上來，卻往往有些事實是不堪問的。像我出生的歷史怕就要算我們那種家庭中最不嚴肅的事件之一。我母親和我父親的關係是在她不曾正式被納爲妾以前便有了的，一直到我將要出生的前兩個月纔公開了這件

祕密。母親得到"二姨太"的名位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不消說，假使沒有我時，父親是不會承認他和母親的關係的。因爲，這樣的事體在那種家中實在是太不體面了。

然而我底出生卻是怎樣也不能阻止全家對於母親的輕視。雖然母親得到了那樣一個名位，雖然我因爲是獨子的緣故特別得着全家底愛護，但是，這些卻一點沒有轉移母親遭難的命運。自從我有了記憶以來，母親總是在受着別個底欺負。並且，全家還像是有一種共同的計劃，總要把我和母親隔離起來：父親，大母，被我叫作"姨"的父親底三姨太，都在對我說着母親的壞話。就是關於我出生的歷史，也是大母用同樣的心機在父親死後告訴我的。

母親姓楊，父親和大母都叫母親作"楊姑娘"。我叫母親時總是叫"娘"。這在當時的陝西算是表

示不是正式的母親的一種稱呼。她對於我幾乎是沒有一點母親底權利。我底乳名叫做"有成"，這個只有父親和大母是可以叫的，母親是只偶然間這樣叫我一兩聲，平常她只能和用人一樣把我叫作"少爺"。她不能用長輩的口吻說我，不能責備我一句。她對我只好像是一個保姆，甚至怕還沒有保姆底那種地位。

我還記得有一次不知道是為了甚麼，她僅僅舉起手來恐嚇了我一下，把我弄得哭了幾聲，便惹起一場可怕的風波。晚間在高燒着紅燭的後房底客堂裏，父親像審判官一樣坐在一把太師椅上，旁邊站着三姨太和許多丫頭，脚下跪着母親和我。父親用嚴厲得使人發抖的聲音對我喊着說：

——有成，跪到你娘底身邊去！讓你娘去教訓你！我要看看她教訓兒子的本領……

我記得我當時心裏狠明白父親那種命令是服

從不得的，始終我就不曾移動我底身子。我看見母親垂着兩手跪在那兒，眼淚一直滴到了胸前。她總是用她那種帶着哽咽的音調向父親告饒。她說道：

——老爺，我以後决再不使少爺受驚了……老爺，我以後一定要好好地看管少爺，我一定再不要少爺受一點委屈了……

但是，事實上母親和我是一天一天地疎遠着。我和父親同睡，在無形中和父親同房的三姨太便成了我底看管人。不消說我也在受着大人們底影響，常自動地不去和母親接近。母親後來總是生病，也好像是沒有力量顧到我底身上來了。

母親死時大概是二十九歲。她死的那年也正是父親死的一年，我是只有十二歲的光景。在她二十九年的生涯中，不成問題地是沒有快樂過一天。

她到底生在浙江甚麼地方，我也無從知道。她出生的家庭是怎麼樣，她是怎樣被人賣出來的，我都簡直沒有聽見說過半句。她底性格是深思而憂鬱的一種，我從來便沒有看見過她有一次狠高興的笑容。她底面貌體段完全是一個南方底美人，在她底舉止行動上可以看出她雖然從小就遭着流落的災難，可是一定是生在城市上一個中等階級的人家的。

母親從前當然是沒有讀過甚麼書，不過我們家中有一種風氣，丫頭總得要認得一些字的，這給了母親試驗她聰明的機會。她就憑了來到我們家中以後所受的那一點狠粗淺的文字上的知識去自己學習，以後居然可以看得懂一些不十分艱深的詞曲。她底記憶力狠好，凡是看過的詞曲都可以背得出來，當她抱着我的時候，總是唸着她看過的詞曲當作兒歌，所以我在狠小的年紀便能夠暗誦李

後主底"浪淘沙"和李清照底"聲聲慢"，同時還記了"桃花扇"上許多動人的句子。

母親給我智識上的指導怕只有這麼一點，但是，這一點怕也就是我文學上的最初的教育。

二

我們家族底來歷狠是古遠，牠是由明代一直到清末沒有斷過官僚的大族。在我們過去的那些官僚的祖宗中間，還出了些在封建制度的政治上發生過作用的人物。明末時我們遠祖中有一個御史，名字叫作王道明，是在滿人入關時，殉節而死的。在清代有一個高曾祖曾官至相國，我們這一系的曾祖又曾任兩廣鹽運使。任兩廣鹽運使的這位曾祖名字叫王益謙，是道光年間的人，和林則徐是

莫逆的朋友，並且還是燒鴉片的事件中一個有力的參與者。

我們這樣的家譜在父親說來是津津有味的，家中有一種專爲印好送人的書，叫作"明史烈傳"，所敍的便是那位明代御史的遠祖底事蹟。父親常常把那書拿出來講給我聽，並且還要我默記牠。書中敍那位遠祖在殉節的時候是把朝服穿好，和他底幾個同僚同坐在一堵高墻下邊，一面在吟着他底絕命詩，一面命人在掘那牆脚，等到他底詩吟好，那堵牆也就恰好倒了下來，於是他和他底同僚便從容地"就義"了。

這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傳奇。遠祖殉節的實在情形是不是這樣，那是不能知道，但是依我想來，這怕多少總有些被作傳的人煊染了的地方罷？爲了要過分地去頌揚死者，作傳的人竟把傳中的主人公描寫成了一個戲子。這或者也是家族社會中

爲使子孫不忘記祖先的一個策略；因爲傳奇化了故事是最容易爬進兒童底記憶中的。譬如我，假使沒有這段有趣的描寫，怕早已把那位遠祖忘記得乾乾淨淨的了。

父親又把家藏的林則徐寫給曾祖父的信扎常常拿出來誇耀。其實那些信扎只是普通個人間的書簡，並沒有甚麼文獻上的價值。然而父親卻是把牠們看得寶貴得很。屢次，我剛想用手去摸摸那些信扎時，父親總是趕忙把牠們收了起來，並且還要很嚴厲地申斥我幾句。

父親在他底書齋中掛着有一副林則徐寫的對聯，這常常是引起來客談話的材料。林則徐底署名是很難認的，來客中有不曾見過林則徐底筆跡的人，必定會問道：“這樣好的字是誰寫的呢？”那時父親很得意的回答必定是：“這是林文忠公（林則徐底謚法）底眞蹟。”問話的人接着還會問道：“那

麼這上款又是誰呢?" 父親便要把身子半抬一下,突然很嚴肅地答道:"那便是曾先祖了。"於是滿座上便會起一陣共同的讚美聲。結果一定是大家做了同樣的結論,說林則徐底眞蹟是非常値錢,一副對聯大概總値幾十兩銀子。

"一副林文忠公寫的對聯就要値幾十兩銀子," 父親又常這樣對我說,"但是我們家藏的他底眞蹟還多得很,我們有他寫的三幅中堂,一套四條的掛屏,還有他那些信扎。"——父親沒有想到說話時給他兒子的印象,老實說,我一聽見父親這樣說時,總覺得父親並不是注重家族底甚麼光榮的歷史,而注重的卻僅僅是林則徐筆跡底價錢。

不過父親總算是在我小時影響我最深的一個人。他在陝西的地位很有點像是從前袁枚在江蘇的那種情形,不消說他是沒有袁枚那樣的聲名,同

時他也是沒有留下甚麼著作的，不過至少他是有那樣的一個派頭。他能做詩，能畫畫，能講學。他並沒有作甚麼官，但是作官的卻都去拜訪他。他底畫是很出名的，求他畫的人幾乎是每天都有。

父親雖然對於發達過的祖先表示非常崇拜，可是他本身，卻並沒有一定按照祖先所走的路去走。他只是一個舉人，一生完全過的是"名士"的生活。他底不願作官，我想大概是受了時代底壓迫，因爲，在滿清末年就是作一個大官也實在沒有多大的意思，這一點，他一定是有些感覺到了。其次，我想他是生來便具有了一個藝術家底本質，這也是使他不去作官的原因。他固然是一個封建社會的人物。但是他底性格卻又有不少的浪漫的成分。他很能吃酒，他底畫也多半是在吃酒以後纔去動筆。現在我還能約略記得他底畫風，那種情調的確是有許多特別的地方。他是很不含糊地有些藝術

的才能的。

父親影響我最深的便是他底這種藝術的活動，這層我在下面再來敍述。在這兒，我先要說一說父親那種生活的場面。

官僚貴族的家世和名士的身分交織成他底地位的父親，不消說他底習慣在我們現在看來是沒有多大的道理的。他蓄養的用人很多，尤其是丫頭，人數可以說是超過了主人的幾倍。那些丫頭有的是父親自己買來的，有的卻是某某大人或者某個公館送給他的"禮物"。她們都由父親分配成幾種等級：年齡小的去充當比較粗躁的雜役，年齡大的便在後房裏服侍內眷，年齡大而且生得好看的便專門用作接待賓客。父親底野心是要使每個丫頭都懂得文字，他常常說起鄭康成底"詩婢"的典故，以爲是最應該仿效的事體。他在這上邊作着工夫。爲了一兩個丫頭對他底甚麼問話沒有回答上

來，常常他要和大母大發脾氣，說她不肯好好地教導她們。

接待賓客的丫頭是分外有訓練的。她們熟悉所有當時上等階級流行的禮節。她們底服裝也是特別的嫻雅。在初次來訪父親的人總以爲她們是家中的幾位小姐。一次，一位新任到陝西的藩台來了，他只看到了一個叫作秋黛的丫頭，便不自禁地讚嘆着道：

——令嬡底風範是好極了！眞不媿是名門之女！

——不，那不過是一個丫頭……

父親這樣回答時的臉色是異常的驕傲，把那位藩台弄得失措了半天。

不成問題，父親這種排場與其說是爲的甚麼"風雅"，倒毋寧說是爲着虛榮還要正確些。他在晚間常常催促大母帶着那些接待賓客的丫頭到他底

書齋裏去，要大母教她們認識架上的書籍底名目。這爲的是第二天有人來請他講學時好使她們當着客人能夠毫不困難地從架上隨時給他取書下來。請他講學的人至少十天以內總有一兩次的，丫頭們底功課和他底門生們底功課是來得一樣的忙碌。

有一次父親竟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好像是一位知府底公子在聽父親講學，不知道怎樣講到石鼓文上去了。父親便叫侍立在身旁的丫頭晴荷去取書架上的石鼓文拓本。晴荷找了半天卻沒有找出那部書，這使得父親難堪的了不得。他爲了敷衍面子，便向客人解釋說晴荷是纔來不久的丫頭，還沒有受到他家風底薰陶。

——去叫春燕來！她纔是可以做事的。

不幸的是春燕仍然不能把那部書拿給他，結果他只得自己站起來到書架邊前去。

這件事底收場是很可怕的。客人走後，恐怖便統治了全家。晴荷與春燕是嚇得發抖，兩個不約而同地跪在後堂聽候主人底發落。父親一句話也不說，只把板子拿出來向兩個丫頭底身上使勁地打去。儘管是哭聲震動着整個的後房，但是誰也不敢去稍微勸阻一下。這一天每個人在父親面前都自居是不可饒恕的罪人，吃飯時連大母也不敢抬起她底眼睛。

父親底宴客也是要使全家不安的。

宴客的理由很多，除了過年過節以及父親底生日以外，還有"賞花"的一件事。父親書齋底前方有一個園子，中間種着許多花木，大半都是由父親自己監督着用人經營出來的。每到比較著名的花盛開的時候，父親必定要大張筵席，請所有長安城中的官僚名人來聚會。這在父親是頂重要的一種交際手段，他用這種名義去結交着一般有勢力的

人物。"賞花"那一天中，我們家中便變成長安最高等的聚樂部：名人不成問題都是陝西底一流角色，官僚是巡撫，藩台，臬台，道台，知府等等。家中的佈置是盡可能地要做到講究的地步。

"今天要請各位嘗一嘗我底閣妾手做的幾樣新菜了。"——這是父親當到賓客到齊了的時候一定要說的一句話，父親底第三妾姓閣，父親對外人總是稱她作"閣妾'。她作着一手的好菜，父親宴客的那天，她便是後台底中心。她有本領可以使每次來的賓客能嘗到一兩樣他們在上次沒有吃過的東西。

不消說父親對於食物是非常的奢侈。眞就像是在學着袁枚一樣，他也有一個"食譜"，上面都是他發明的食品，並且都是他底第三妾能夠手做的。在那個"食譜"上可以看出那些食品多半和他"賞花"有着連帶的關係：他想了些奇奇怪怪的法子把

許多花放在菜裏或是簡直用花代菜。譬如"炸菊花葉","炸菊花瓣","菊花包蟹黃"等等,都是賞菊花時必然要用的食品。宴客時爲了作這些菜,平常不十分到廚房去的三姨太幾乎要把整天的時間費在廚房裏面。

那一天最忙碌的自然又是那些丫頭了。她們由前房跑到後房,又由後房跑到前房,沒有一個能夠稍微休息一下的。在書齋中侍立的丫頭更是辛苦,整天不能找到坐一下的機會,而且態度上還要不露一點疲倦的樣子。父親是很銳敏地注意着某個丫頭在客人前面的神色,誰要是不自覺地有些失禮的表情,那誰在客人走後便要受嚴重的刑罰。

我在那天也負着一種被壓迫的命運,一早起來,父親便預先教我練習一套禮節,同時要我熟記他突然拿出來的一種甚麼書上的某一頁或某一段。禮節自然是爲當天到賓客面前去用的,而所記

的書也是爲在賓客面前應對的準備。父親臨時拿出來的那種書便是他當天要和賓客談論的材料，他是要使我在賓客面前去顯一顯本領的。那種演做的形式大概是這樣：當他和賓客談論到很起勁的時候，忽然回過頭來向站在他身旁的我說道："有成，你來代我把那個典故講出來罷。"或是"有成，我記不起那段書了，你代我背誦出來罷。"於是我便要把準備好了的那段說白一字不改地背了出來。這結果是要得到全座上同聲的讚美纔行。

但是這種戲常常會失敗的。有時我竟忘記了我底戲文，使得父親大大地生起氣來。並且有時因爲給賓客"請安"(這便是滿清所謂"打千"的行禮了)時姿勢太過慌忙一點，父親也會發起了脾氣。像這種情形，那我也一定要在客人走後吃些苦頭的。父親雖然愛我，可是獨對於這種地方卻是不肯饒恕，他底唯一的理由便是我這樣是傷了他底

面子。他罵我的時候總喜歡反覆地說："你一點也不怕我丟臉！你簡直沒有想我會把臉放在甚麼地方！"不消說父親責罰我時決不會像他對丫頭們的那樣嚴重，但是他卻也一樣的不準別個去勸他。

就這樣，父親宴客的那天可以說全家都是在提心吊膽着的，那個在父親算是熱鬧的日子卻恰是全家大小受難的日子了。

父親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着我，
潮。這
把我
卻是
恰恰
在近代
庭中的

三

儘管我底家庭是那樣的用封建的高牆在包圍着我，但是我卻是生來便伴着有一個新時代的狂潮。這就是說，我底家庭雖然在我出世以後儘管要把我拉到退後的社會裏面，然而送我到世上來的卻是另外的一個時代。我出生的一八九八的那年，恰恰是中國底"戊戌"，這算是我們中華老大民族在近代開始翻身的時期。我是生成便不是那種家庭中的人。

然而我也帶來了一個悲苦的命運：在我出生的四年前正是中國歷史上重大事件之一的中日戰爭，從此各帝國主義便開始有規模地在中國伸出了牠們底巨掌來了。我底生命是注定了一和這個世界接觸時便要印上半殖民地底囚犯的烙印。

安寧的世界和我沒緣。我兩歲多的時光便發生了義和團和聯軍進攻京城的事件，清廷底太后皇帝都奔到長安來，同時，就在這一年陝西在鬧着饑饉的大災。

不用解釋，當時這些事件在我底記憶中是並沒有留下甚麼的，我只隱約地記得我們家中好像是住了好幾位官員，父親一早便要穿起馬蹄袖的袍子到前房去招待。我還像聽見說那幾位官員都是跟着朝廷從北京來的，並且還像看見他們是戴着紅頂，戴着花翎。但是這個也只怕是後來我纔聽見別人所說和我自己底腦中所起的連想的罷？

父親曾經對我說過幾次當時陝西饑饉的情形。據父親說來，那時長安城中幾乎是到處都有餓死的人。我小時便好像是有些地方很知道思索，我聽見父親這樣說時，總會問道："那麼我們家中怎麼卻是很好的呢?"父親底回答照例只一句話："我們家中是不同的。"然而這個我總有些不大了解。一次，我追問父親爲甚麼我們家中卻是不同，父親不耐煩地答道：

——難道你還不明白我們是個怎樣的家世嗎?你看皇上底行宮裏面又是個甚麼樣子?那個更是不同了。

不消說父親底意思是說那種"不同"是應該有的現象。

不過清廷在長安的行宮我倒眞是去過。西太后和光緒囘了北京以後，留下的那座行宮是由幾個官僚看守，仍然是不準尋常人踏進一步。我是因

爲看守行宮的官僚是父親底門生的緣故，得以由人帶着去看過一次。那眞是另外的一個世界。若根據我們現在的道理去想像時，那或者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體：從北京逃難出來的淸廷，並且還是逃到到處都有餓死的人的長安，而竟然能把那個住所建築得那樣的富麗，裝修得那樣的奢侈……眞的，那兒是看不出甚麼饑饉的大災，甚至也看不出八國聯軍底破壞中國，那兒能看出的只是一個統治階級底簡單的享樂和踏在千萬人以上的無限度的荒淫。

然而，就放開當時的朝廷不說，僅僅把我父親底那種生活來表揚一下時，不是也就說明了當時一般上層階級底沒有出路和腐化了嗎？

但是我底家庭給了我一種特殊的教育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纔是四歲，便發了蒙。一切都由

父親自己教導。我是一面認字，一面便開始讀書。我底第一本書是"四字鑑略，"這是一種把'綱鑑'縮小起來並且用四字的韻言編成的書，可以說完全是有系統的歷史的敍述。父親不要我讀一般兒童讀的那本內容雜亂的"三字經"，而特意選了這本不十分普遍的"四字鑑略"，這是他見解特別的地方。雖然在這本書裏面儘有些莫明其妙的句子，然而無論怎樣牠總能把一個簡明的歷史觀念送進兒童底腦中。這本書在南方好像是沒有，版本不消說是木版，字體是很大的近體字而不是宋字。

父親雖然是那樣的一個舊社會的人物，但是他對於研究學問確是有特創的見解。我對於中國學問上的教育是深得了他底力量的。照他所決定的我發蒙的時期上看來，他是在主張着早期的教育。他教育的方法也和當時一般傳統的方法有點不同，他很知道怎樣去訓練兒童底常識。譬如十三

經底名目在兒童是很難記的，他卻把牠們編成四句可以上口的一首歌。那是：

三經三禮和三傳，
"論語""爾雅"也得看，
"孝經"雖然靠不住，
添上"孟子"十三件。

這樣，我便記得十三經是些甚麼了。這樣把那些最複雜的名目先劃分成"三經""三禮""三傳"，便好像淸楚了很多；其次又附帶使我曉得了"孝經"底眞僞問題和"孟子"是最晚纔列入經部的事實。

父親對於我的教育是偏重在所謂"經學"方面。然而我底發展卻是另一個方向。我是很早便伸手去摸上了文學的酒杯，不自覺地被那誘人的泡沫陶醉着了。我讀了許多的詩詞，雖然實際上不能夠完全了解，可是我總喜歡牠們。父親還沒有教我

動筆的時候，我便自己學着做詩。我覺得帶着些咀嚼的氣味在綴那有韻的句子是一種莫大的快樂。

我甚麼書都可以看，父親永不禁止我。元曲我讀的最多，其次便是小說。有不懂的地方，父親也和給我講經書一樣的講給我聽。甚至有一個時期，父親聽從了我底要求，每晚上給我講一兩點鐘的小說。像"水滸傳""紅樓夢"，那我簡直大部分可以背誦出來的。

在我發蒙三年多還不到四年，父親便教我讀起了"楚辭。"這對於我是一部神奇的典籍。我覺得那些句子是充滿了非尋常的神祕的成分，我幾乎用一種特殊的嗅覺在把牠們接受着。爲了我過於貪讀這部書而放棄了必修的經書的緣故，父親不知道駡了我多少次。

關於這個，還有下面一段我永不能忘記的故事：

一天，我正坐在我特有的那個小書桌上翻着“楚辭”中的“大招，”父親從我後邊突然來喊着說：

——好，你一個字一個字地講給我聽！若果有一處講不出來時，那我就要把這部書收起來了。

實在地，我喜歡“楚辭”幾乎一半是爲了牠那種不可捉摸的意味和那種忽長忽短的句法，若是要我很清楚地講出牠每個字底意思，那在我卻是怎樣也辦不到的事。我十分狼狽地回頭去看父親，見他手中拿着一杯他平常吃的一種補品的藥酒正向他底唇邊送着。我發現父親並不怎樣嚴肅，便壯着膽問道：

——那麼爹爹能夠說出這藥酒是怎樣做成的嗎？

——甚麼？這藥酒……我又不是造酒的人……

——我覺得楚辭也就和藥酒一樣，我只知道

味道是怪好的，但是卻講不出內中是些甚麼……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父親卻一點也沒有生氣。

——哦哦，這孩子簡直是"才足以飾非"了！

這樣說了一句後，父親便把我帶到了客堂裏面。那兒坐着好幾位長安底名士。父親把我和他對答的話向客人們敍述了一遍，接着便罰我即刻做一首詩出來。帶着些滑稽的神氣，父親一面展開了一張紙，自己提起筆來，一面對我說：

——快點！你唸出來，我替你寫。不然，你便小心些，我是要搥你的。

我懂得父親底把戲。他只是要我在客人們面前顯一顯才能，爲給他爭些面子的。不過我那時對於做詩卻已經不是難事了，我做出了下面的一首七言絕句：

讀詩終日不能解， 詩到朦朧詩意長：
一部楚辭當藥酒， 心頭加色又加香。

當時座上有一位張柏雲，他在長安名士中間有着絕大的權威。他把我底詩朗讀了一遍，很熱忱地走到了我底面前，灣下他底腰，用一種嚇人的驚嘆的聲調向我喊着說：

——神童！神童！……你怎麼能做得這樣的好呀！……你將來一定是非凡的。記着我底話罷：你將來一定是非凡的，非凡的，……

這位名士底口中吐出一股使人難以忍耐的酒氣。他抱起了我，把鬍子偎在我底臉上，一直弄到我底眼淚出來纔放了手。

然而這故事便這樣深深地銘刻在我底心裏，再也忘記不掉。

我小時沒有得過甚麼玩具。僅僅一次，我們底老管家張升從城隍廟給我買回來了一柄戲台上用的木頭的單刀，但是拿在我底手中不到五分鐘，刀

頭便被我摔斷了。從此我對於玩具的熱心便降低了下去。好像是一直到父親去世的前一年，不知道誰纔送來了一個不大的皮球，但是，這也沒引起我底興會。那時大概皮球到陝西的時期還不很久，這種闖入的資本主義社會底玩具，對於我是太過生疎，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去玩牠。

不過，我卻有我底生活法則。我底玩具是在被另外的一種事物代替着。在前面我已經說過，父親底藝術嗜好在影響着我。父親有很多的畫譜，那些便是我底玩具。好像很早到我手中的一部畫譜完全是木刻的，上面還設着顏色，不消說那是還沒有石印的時代的出品。跟着，我便看見了一部"點石齋畫譜"，這大概是石印的畫譜中最早的一部。其次我得到的是"芥子園畫譜"和"古今名人畫稿"兩種。每天，我把正式功課做完了以後，便伏在我底小書桌上臨摹着那些畫譜上的圖畫。人物，花卉，

山水，凡是工筆的，我都喜歡畫。特別是人物，特別是人物中的美人，簡直是我臨摹的中心。

我就這樣把我底遊戲放置在藝術的接觸之中。父親很獎勵我這種行爲，他特意裁好許多宣紙給我。受了他底指導，我懂得了運用顏料的技術。我底小書桌上有一個顏料的匣子，那算是我底寶庫：牠內面儲藏着父親分給我的各種顏料，像赭石，藤黃，靛青，洋紅，都是應有盡有。我也在學着父親，畫畫時在我底書桌上擺滿着各樣顏料的碟子，還有一堆大筆，小筆以及描筆等等。我站在桌子面前，一隻手按着紙，一隻手提着筆在不停地揮灑着。忽然放下這枝筆，又拿起另一枝來；忽然把筆伸到桌上設備好的水碗裏面去衝洗一陣，再從新去醮甚麼顏料；忽然把醮得很飽的墨筆放在唇上使勁地吸吮幾下，使得唇上滿滿地塗起了一層濃黑……我做出畫家所有的派頭，我是忙碌得很。

我可以不客氣地說，我是有繪畫的才能的。那時我底年紀還小，可是由我筆下走出的圖畫的輪廓，卻總是接近着成熟的領域。我雖然是在臨摹別個底筆跡，但是常常流露着些獨立的並且特殊的情調。那時西洋畫還簡直沒有闖進我們底家中，可是我已經覺得在我所畫的畫裏面有添加上陰影的必要了。那因爲是我先看見了我自家底影子，跟着又去注意別個人，別個東西，於是我感覺到我所臨的畫譜上的那些畫都缺乏着這點。一次，不知道是臨了甚麼人的一幅"昭君出塞"我便照我底意思在那些駱駝底脚下塗上了許多黑塊，意思是在表示一堆黑影在隨着沙漠上的大隊前進。不消說那時我還沒有物理上的知識，但是我知道參考實際的現象，把自家投在紙上的黑塊修理到相當正確的地步。

——這算甚麼！畫畫是不能照實在的情形的

……這人家會以爲是這些駱駝是走在雲上了……

父親看了我新創的畫法，這樣表示出了他底反對。

然而這不能使我心服。一天一位叫作陳雨農的出名的畫家來了，父親照例要顯示自己兒子底才能，叫我把我畫的畫拿給他看。我便故意拿出了那張父親認爲是駱駝駕雲的畫，想試聽一聽那位畫家底意見。在我底推測，那位畫家一定會表我底同意，因爲以前我曾經聽見他說過他在畫芍藥時總愛把眞花插在瓶中去當作樣本的，不消說這正和我底觀點相同。我抱着一個接受讚美的企圖站在那位有聲望的畫家底面前，我閉着呼吸在等他底一句話。

——你是在那里看見過外國人畫的畫來？你這是在學外國畫上的影子，是不是？

關於這個，陳雨農畢竟比較父親要識見廣些，

他是已經見過西洋畫了。我向他聲辯說我並沒有學外國人，那只是我自已想出來的。

——然而這是要不得的，他搖着腦袋說，畫畫主要的是要有氣韻，並不要完全和眞實的東西相像……不然，那便太麻煩了……我們要尊守謝赫底"六法"纔行……

我早由父親知道了謝赫底傳於後世的那六種主張了。我忙搶着說：

——但是"六法"中的"應物象形"不是就是說畫甚麽要像甚麽嗎？

可是這一下卻激怒了那位畫家，他睜大了眼睛吼了起來：

——然而那個並沒有說要你畫這些影子！

——滾出去！

父親一聲吆喝，嚇得我打了一個寒噤，慌忙地跑出客堂去了。

這結果是父親禁止了我好幾天的繪畫的活動。

不過無論如何，繪畫對於我總是很接近的。當到我得到了一本上海出版的吳友如畫的畫報時，那簡直使得我高興到不能睡覺：我照樣的把那些時事畫臨了又臨，我覺得那是比較臨畫譜要有趣得多。於是我明白了繪畫原來還可以用去表現現代底人物和眼前發生的活動的事體。這給了我以新的刺激，我再不願畫甚麼山水和甚麼花卉了，並且連美人也都不願再去着筆。我也創作起我底時事畫來了。

我仿照吳友如畫報的辦法，每天把家庭中發生的較爲重大的事體都畫了出來，同樣在每張畫上用蠅頭小楷寫一段說明，再加上一兩句批評。因爲要像我所摹仿的東西的緣故，我也遂把我底時事畫釘成一本册子的形式，並且還在封面上題了

"有成畫報"這個名目。起先，畫中的人物只限於幾個丫頭，可是不久便擴大到三姨太，大母，父親以及母親。一次，我竟然把父親打丫頭的一樁事件收作我畫報中的新聞：我畫了一個淋巴質的老人坐在太師椅上，手中拿着板子舉向一個匍匐着的女子；同時在說明中滲了點不十分客氣的話頭，引用了不知道是那一個古人關於對待下人要寬大的成語在暗示父親行動底不當。那不消說也是學來的，吳友如底一張反對外國領事拷打中國人的繪畫便是我這張畫的老師，這結果是非常不幸。父親撕了我整個的畫報，我被罰跪了半天。

在這兒，我可以附帶地說一句：直到現在，我雖然不是畫家，可是對於繪畫我還餘留着有小時的那種興會和那種才能；並且，我敢說，假使我從小時起，好好地在這方面發展下去時，我是一定會成爲一個畫家的。

然而在我很早接近藝術或纔一摸到武器的藝術的時候，便有那些磨折加在我底身上了！

繼承繪畫來代替我小時的玩具的是古籀文。很早，我便由父親底說明，得以涉躐了翟耆年底"籀史"。那本殘缺的名書，在我看來是很稀罕的。接着薛尙功底"鐘鼎款識"和一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釋"都到了我底眼前。我好奇地在照樣鈎畫着那些奇奇怪怪的字形，居然也學得很像。父親大概因爲我在繪畫上已經走入了邪道，所以極力獎勵我做這種不能夠參加一點我自己底意識的把戲。他給我買回來了許多比較粗躁的摺扇，團扇，要我就在牠上面練習我底大篆，這意思是要我學成一種寫大篆的專門技術好給人家去寫扇子。父親底計劃算是得了成功：我眞的被將來給人寫扇子的這種虛榮打動了，我拋棄了繪畫，埋頭到骨董的假造中了。

我看見人家要是請一位書家寫扇子時，總是在那很新的扇子上貼着一個紅紙條子，上面狠恭敬地寫着正楷，下行是求字的人底署名，上行是"敬求法書"四個字，這個使我非常羡慕。我熱望着有人能帶來那樣的一把扇子到我面前。固然我也知道畫家會得到同樣的光榮，但是聽父親底解釋卻是書家總比畫家要高一等（雖然父親自己也是一個畫家），特别是大篆的書家，那是最能使人看得起的。這個我自然都狠相信。

墨要狠濃，筆要禿的，這纔可以寫得出眞正好的籀文。我聽從着父親底指導，整天地學習着這一套工夫。不過實在說來，這卻是再容易沒有的一回事體：只要形狀，筆畫，簡直和藍本是一模一樣，那便是好的作品了。我底小書桌上是堆積着一把一把的塗滿了我底墨蹟的扇子，並且每把上面都落了款，蓋了父親給我刻的圖章。在款上我是永不會

忘記去寫我底年齡，這自然也是父親教我的，意思是爲表示怎樣小的年紀而能寫怎樣難寫的東西。

不過這不能使我滿意，我總希望有一天我落的款是雙款，那便是除了我自己底名字以外，還有一行某某“雅囑”的字寫了出來。可是這個希望終於沒有實現。僅僅一次，父親底一個要好的朋友，姓刑，別號叫作翰臣的一位老名士，拿來了一把當時纔流行不久的弓着背的單面的團扇要我去寫。但是那把團扇到我面前時並沒有附着那個有“敬求法書”字樣的紅紙條子，我所落的款上也並沒有寫上“雅囑”兩個字而寫的是“翰臣世伯大人教正”。這在我是並不怎樣覺得高興的，因爲那一點也沒有表示出是人在求我。

這種無生命的骨董的模仿工作終於和我那正在發展着生命的童年太過合不到一起，不久，我便再也感不到甚麼趣味了。在我認識了幾個大篆和

獲得了一些鐘鼎文上的知識以後，終於我把這門遊戲放逐出了我底生活以外。

中笱是上不所着

四

現在想來，我底童年眞是一個在矛盾的空氣中生長的童年。一面我是在一種好像簡直是非常舒服的境遇中生活，一面我底精神卻被一種幾乎是悲慘的黑暗壓到了傴僂的地步。這就是說：表面上我底童年算是理想化的，我是不認得甚麼是飢，不認得甚麼是寒，並且有相當的教育，有大多數人所享受不到的撫養。但是實際我底周圍卻又籠罩着種種不和平的瘴霧，封建家庭中常有的暴虐和

殘酷都在迫害着我底脆弱的想像。不錯，我底境遇是如此其高貴，我是被人前護後擁地度了我人生的最初光陰，然而跟着這個境遇而來的是些甚麽呢？那恐怕是除了些壞的習慣，虛僞的假面劇，宗法社會下的病態……——除了這些，再也沒有甚麽了罷？

這是不用解釋的：那種家庭的雰圍把我養成了不能夠勞働甚至不堅強的體質。同時父親要我爲他爭面子的那種中心主張無形中又是在煽動着我底不誠實的虛榮，還有父親底那種幾乎是精神失掉平衡的極端家長的威權和大母以下特別是母親那些人底絕對服從簡直使我底神經在狠早便像陷於衰弱的狀態了。

我底童年是這樣不健全的童年！

我是憂鬱的。在狠早，我便被不可抵抗的憂鬱牢牢地包圍着了。常常，我總喜歡一個人坐在院子

中心底花壇上面。好像是在避免屋子裏面所發生的不幸的事件似的，我在靜默地出着神。我討厭人來過問我，好幾次人家叫我，我總是裝作不曾聽見。

——回到房裏去！你不看見你底衣裳已經濕了嗎？

父親這樣大聲的干涉着我，接着便又喃喃地說道：

——這孩子在發呆了……

然而我沒有辦法改變我底行動。當到我這種憂鬱的狀態一發作的時候，我總是在迴避着家中的任何人。人家問我是爲甚麼，我自己一點也答不出來。一次，好像是三姨太在逼着我，我想了半天，想尋出幾個可以說明我底不舒服的字眼，終於我說出來了這樣的一句：

——我想變成個姑娘，我不想做男人了……

跟着是全家都在笑我。我羞愧極了，把頭埋在

母親床上的被窩裏面啪噎地哭了起來。我是如此的不得別個底了解，我底眼淚是沒有止境。

我底精神無論如何怕總有些創痍，不然在那樣的年齡是不會有那樣特別的性情的。

我沒有受過一般人所說的母愛。三姨太雖然在慇懃地看管着我，但是那不過爲的是討父親底歡心，就是我在那樣的年齡也已經看出她底假意來了。大母是一個狠厲害的女人，父親死後她是唯一的虐待我的主角，父親還在世的時候她對我是極力保持着不過問的態度。母親對於我不消說更是談不到甚麼，她沒有愛我的權利。

父親雖然愛我，但是他底脾氣太大。平均算來，每天我所受到他底苛責比較受到他底愛撫要多着一倍。他底嚴厲和暴躁掩住了他要表現在他兒子身上的那種親切的情感。

不過，有一個人卻給了我一些溫柔的愛護。這

人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她在我們那種集合着沉重烏雲的家庭之中眞要算是一個安定人靈魂的月亮。在這兒，我要把她略略地敍述一下。

這是一個狠有天分，同時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薄命"的人。她底父親是一個武官，和我底父親是換帖兄弟。她底母親是四川人，好像是在她狠小時便已經去世了。大概是在我八歲的時光，她來到我們底家裏。那原因好像是她父親在遭了甚麽不幸的事故，離開陝西到遠處去避難，我底父親便收養了她。她姓盧，不過我們家中因爲要把她看成自家人一樣，卻都避免在提她這個姓的。父親是把她當成自已底女兒，我是把她叫作"姐姐"。

當然一個人幼年時的印象是不大正確的，她現在在我回憶中還映出一個異常苗條的身段和一個幾乎難得的嬌豔的容貌。她底性情來得狠是冷靜，她竟然有本領在我們那種家庭中獲得了一個

重要的地位：父親喜歡她，大母也想把她引爲自已底私人，三姨太也和她要好。不過在她本人卻是常常愛和母親親近，尤其是特別地喜歡我。

下面便是我還能記得的兩個有她加入的悲慘的場面：

一天早晨，我醒來時，父親早已不在房裏了。我由三姨太底臉上知道是發生了重大的事情。我把衣裳穿好了以後，照例要先給父親請安去，然而走到堂屋裏還沒有看見他。我正預備要到書齋去時，卻看見大母由她底房裏出來，一面走向母親底房子，一面叫着說：

——大姑娘，你出來罷！放下自已底花不繡，卻去管和自己不相干的事去了……

這時我纔看見父親一臉怒氣，從母親底房裏衝了出來。我不敢到母親底房裏去，僅僅由那門簾擺動的空隙中間看見母親是橫陳在牀上痛哭，我

底那位姐姐抱着母親也在不斷地哽咽。同時牀邊上欹着一根棍子，——這棍子我是認得的，那便是我那位姐姐底父親留給我們家中的唯一的紀念品：那是軍營中用去打犯人的軍棍，形式是一頭圓，一頭扁的。這棍子平常狠少拿了出來，現在忽然在母親底牀邊出現，不消說這我是明白了。後來姐姐是跟着大母走出了母親底房子，她底臂上被打青了好幾塊。她底受傷完全是因爲勸解父親而受的誤傷。

距離這回事不十分久，一天晚上又發生了一個可怕的變故。那原因我也一樣的記不起來了。好像是父親纔由外面回來，狠生氣地在懲罰着全家的人。不知道怎樣起頭的，我由睡夢中被喊了起來，跪在父親底面前。照例經過了帶着審問形式的吆喝以後，父親拍起了桌子說非打我不可。這時忽然一個人跑來把我抱在了懷裏，狠快地逃到大母

底房子裏面。我底兩眼是完全被淚潮蒙住了，但是我知道那是我底姐姐。我只聽見大母又在責備着她道：

——人家打自己底兒子，要你這樣出力做甚麽？……快把他放下來！……聽見沒有？快放下來！……

然而姐姐沒有放我，反而我覺得她抱我抱得好像更要緊些。接着是父親追了進來，他手中的板子(這回不是那根棍子了)落在了她底肩上。她是把頭伏了下來，用她整個的身子包圍着我。父親底板子沒有打中我一次，她是代我受了刑。

這兩個悲慘的場面一直到現在還常常在我底回憶中活躍着。那個富於同情心的少女實在給了我不小的影響。由於她底行爲，我好像深深地領會了一個人在別個底患難中去捨身相救是一種必然的義務。

她能讀書，能做詩。我底功課常常由她給我整理。當我練習寫大字時，她總愛坐在我底身旁，並且替我先把筆上的墨醮好。我也覺得有她這樣監督着我，是一種莫大的快樂：用心地，使勁地我寫了幾筆字以後，又把筆交給她，要她再給我把墨醮上。她是耐煩的，她永遠是耐煩的。

我在她身上能夠常常發現着新的知識和自己認爲滿意的能力。她陪着我玩，我離開她時便感覺到空虛。一次，我們同在園中看花，那時狀元紅正盛開着。她教了我一種藝術：那便是摘下狀元紅底花朶，輕輕地從花托頂端帶着胚珠把花柱拉了出來，然後把花冠弄濕，貼在自己底額上。狀元紅底花托狠長，這樣，胚珠垂了下來，就好像是流蘇一樣。我學會了這個，我替她在她底額上密密地貼了一排這種花的流蘇。突然，我叫了起來：

——姐姐戴了鳳冠了！

她旣不做聲，也不生氣，只是用她那一對明淨的眼睛凝視着我。

——姐姐眞的戴了鳳冠了！

最後她纔低聲說道：

——怎麼？……你願意我離開你嗎？

這句話太過刺激了我。我唏嘶太厲地哭喊着：

——不，不……

於是我撕掉她額上的流蘇，並且把來丟在脚下。我狠命地把那些已經被摧殘了的花朵踐踏又踐踏，一直到地上看不見有一點紅色爲止。她先是在看着我，以後便猛然間伸過手來把我摟在了她底懷裏。她用她底胸脯緊緊地壓住了我。我把臉向下埋着，我覺得我底後頸上在受着淚滴底浸潤……

在人類底生活中，若是眞的有所謂幸福時，那麼我在我底童年時代和我這位姐姐的那段生活便

算是幸福的了。直到現在，我還有這樣的一個感覺：好像因爲有了她，我底童年纔不寂寞，纔滲入了些溫柔的詩意。

然而，她終於離開了我了。不過她卻沒有戴上鳳冠，而是靜靜地躺在了她房間裏的炕上。這時大概我是已經十歲了，我只記得好像有一個月的光景看不見她。她底房間對於我成了禁地，我僅僅只能在她底房門口隔着狠厚的門簾偸聽她那狠微弱的說話和呻吟的聲音。在那最後的一天，我正在我底小書桌上唸着當天父親纔給我講過的生書，忽然三姨太狠急地走來叫我：

——快來，快來……姐姐要見你……

我這纔走進那個我狠久沒有進去的房間。炕邊是站了狠多人，除了大母和許多丫頭以外，還有和我們常來往的李家底大太太。我剛纔站在炕邊，還沒有把炕上的人好好地去看一眼時，便聽見那

位李大太太喊道：

——快叫孩子出去！人要嚥氣了……

郎刻，人家又把我帶了出來。我第一次纔聽見了"嚥氣"這兩個稀奇的字，但是我明瞭那個意義。我意識到人把自己底氣一嚥了下去時便再不會出氣，那便是死，那便是和一切的永訣。接着，從我出來的房間裏傳出了一陣哭聲，我知道我是再沒有姐姐了。於是我開始嚎啕，我倒在地上把脚來亂蹬，不肯聽任何人底恐嚇和安慰……

從此我便失掉了她。我童年中狠好的光陰也便從此消逝了……

從此一切都起了變動。好像姐姐一死，甚麼都漸漸地在改換着原來的秩序：丫頭有好幾個出嫁了，男用人也減少起來。父親底脾氣好像變得更加暴戾，並且常常說打算離開省城，要回到蒲城

去。家中請客的次數也沒有從前那樣多了，"賞花"的規矩也不一定去歷行了。一向父親總喜歡每天早晨監督用人去打掃他底書齋，黃昏時領着丫頭們去灌溉他園中的花木，可是現在卻都像是懶得去做。早晨，父親再不像從前那樣的早起。每天午間，父親一走了出去，又要到狠晚纔肯回來。他底享樂漸漸地像是改了方向，他到他幾個固定的朋友家中去玩起了一種叫作"黑虎"的紙牌。他嗜好起賭博來了。

—— 自從大姑娘死了以後，我們這兒甚麼都改變了……好像夜是比從前長了，白天是比從前短了……

大母這話，說盡了全家人底感想。父親早晨的遲起和夜間狠晚的回家，使得全家也都跟着改了一向起居的習慣。從這頹廢生活得來的感想自然是夜長晝短。

然而這一點也不是因爲姐姐死了的緣故。

若是我記的不錯，在我十歲的這年，正是清庭發布國會開設期限的一年。這表示了中國更走近了資本主義的道路。科舉是廢了有三年了，學校是一天一天地多了起來。無疑地，這種時代的狂濤在猛烈地攻擊着封建的圍牆。舊社會是在崩潰着了。長安城中到處都走動着"新黨"。這給了呼吸着古老的空氣的人物和家庭以絕大的不安。我們家中的變動便是發生在這種社會變革的情勢之下。

感覺到自己階級底沒落，擔荷起了不可抵抗的幻滅的悲哀，——這便是當時父親底不可告人的心情。他底頹廢便是表示了他底沒有出路，這是必然的結果。

這一年，跟着姐姐底死亡來了個人人哄傳的消息：那便是光緒皇帝底逝世。這變故在當時的官場是狠嚴重的。我能記得的是全省的官僚在長安

底那座朝廷留下的行宮中曾經舉行了一次祭禮，此外便是到處都貼起告示，頒布着人民在三個月以內不準剃頭的禁令。——不消說這兒所說的人民，事實上只是指的男子。這個果然是做到了。個個男子頭底周圍都蓄起了頭髮，連我也這樣歷行了。當時我底頭上還只紮着一個狠短的辮子，像這樣的孩子本不一定要學大人底樣子的，但是父親卻狠固執地要我這樣，他說爲的是表示我們家中和別個的不同。不過這在我卻是非常高興的。因爲我最怕剃頭，這樣好像是給我免去了一種刑罰。

當時我底年紀還小，不知道認識社會底情狀。但是現在想來，根據父親常常不安定的神色和到我們家中來的那般官場中人物底帶着憂慮的談話，可以證明皇帝底逝世是在依賴統治階級生存的人羣中鼓盪起了一種恐佈的回響。不用解釋，革命是正在全國不斷地蔓延着，牠只等待統治階級

本身底一個動搖的機會到來。皇帝底逝世是有可能形成統治階級動搖的機會的，這使得官僚門陷在了深深的恐怖之中。我們家中本是和外界隔絕的另一世界，但是，也不能防止可怕的謠言底侵入。我們家中的僕人們便是向我傳達革命消息的使者：我聽着他們聚在一起的談話，我知道了外邊許多"造反"的事情。那些僕人中年紀較大的是張升；他對於朝廷像是有一種不可調解的憤恨，同時他底新聞也最多。

——少爺，張升叫着我說，你知道光緒是怎樣死的嗎？我告訴你罷：那個沒有用的人完全是嚇死了的……

接着他便講了一批時局不安穩的情影。他告訴了我甚麽是哥老會，甚麽是刀客，甚麽是土匪……他底結論是這些人物都是有本領的，皇上怕的就是他們。

——那麼秋瑾也是哥老會這一類的人了？我好奇地問着。

不消說徐錫麟鎗擊安徽巡撫的案件早已震動到我們底家中了。秋瑾是一個女子，臨死時又是從容不迫地寫了"秋雨秋風愁煞人"的一句詩，這使我非常神往。我一聽到人家說到反對朝廷的人物時，便卽刻想起這個名字。在我看來，她好像是這類人物的唯一的中心。

然而張升對於這個名字卻像是淡漠得狠。他只含糊地答道：

——也許是的，……不過哥老會那類人裏面，讀書人卻是狠少的。

——爲甚麼呢？

——因爲讀書人都去做官了，都只知道去刮地皮……

於是他再給我解釋"刮地皮"這一名詞的意

義。問題卽刻便轉到刮地皮上面來了。他敍述了許多官廳剝削人民的事實以後，便又做着結論道：

——強盜就是被做官的刮了地皮沒有飯吃的人。所以強盜並不是壞人。

這給我底想像中開闢了一個新鮮的世界。我想起我在長安縣衙門前看見的那些上着木籠和帶枷的犯人，我遂禁不住隱隱地對於“做官的”起了一種敵愾的心理。

張升是怎樣到我們家裏來的，我已經記不淸楚了。他是個沒有家庭的四十多歲的人。據他說他幼年時到過北京，到過漢口，好像生活一向便是流浪着的。他底性情狠是戇直，就是在父親面前往往也不肯示弱。父親對於他卻是能夠原諒，並且沒有事時還喜歡站在書齋前面和他談心。不過父親出去應酬時卻總不肯帶他，家中請客時也不要他侍候。父親說他太不懂外邊的規矩，他只配作家中的

粗事。

——張升是個好人，但卻是不能上場面的。

父親這樣說，我們也都這樣相信。張升底樣子和舉動眞的是太不像公館中的用人了：當到過年過節以及父親底生日，他戴起沒有頂子的紅纓帽子時，總使人覺得他和他底打扮太過配合不來。他是高大，粗氣，幾乎還有些可怕的表情。同時最惹人不喜歡的便是他請安時腿不肯實在地灣了下去，只是輕輕地向下閃一下便算了事。他好像根本就厭惡那種禮節，甚至可以說他那種請安並不是在行禮，是在和對方開着玩笑。

——張升，頭是剃不得的。你可不要任性去胡鬧，弄得人家說在我家裏出進的人都不懂體統了……

在官廳頒布了不準剃頭的禁令以後，一天，父親把張升叫到面前這樣說。

——不剃，不剃……不過……

——不過甚麽呢？

父親好像知道張升底話裏有文章，故意在追問着他。

——不過……這是太無聊了。清朝對於我們有甚麽好處呢？我們又窮又苦，皇上永沒有管過。不但不管，並且還要想些法子來害我們。譬如，要百姓去打洋鬼子，以後又殺百姓去討好洋鬼子……現在又要我們來守孝了。要死就死了好了，還這樣的張羅作甚麽呢？

出人意料的是父親並不生氣，反而帶着不屑理睬的態度說道：

——那麽照你說皇上就是百姓底仇人了？你可知道昨天全省官員在行宮裏祭奠的時候，有些人簡直還哭了出來呢……

——那自然，張升壯起了膽說道，主子死了，

靠着他吃飯的人怎麼能不哭呢？

——好了，再不要胡說！……做你底事去罷！

終於父親有些生氣了。他把張升吆喝走了以後，看見我還站在傍邊，便又向我說：

——以後少聽他底瞎扯罷！這老漢簡直是個瘋子！

然而父親做夢也沒有夢到這個"瘋子"的張升却正是他兒子思想上的最初的教育人。

一切都起了變動。我們家中忽然添了一批新的客人，這使得我接觸了外邊正在生長着的社會。

父親雖然是那樣一個極端留戀着過去的人，但是現在也好像是不能不在新勢力面前稍稍地表示幾分折服。帶着半諷刺的態度，他和新的狀態漸漸地接近了起來。一般新的人物在那時也好像需要着一向在社會上有些名望的人作他們的保障同

時也為借着來擴大他們底勢力。父親是接受了這種倚重。於是我們家中常有着後來在陝西反正時成為要人的那般同盟會黨員底足跡。

父親是死在反正的半年前，他算是沒有享受到他勉強接近的新的狀態所給予的恩惠。可是在當時，長安底舊名士能和新勢力有聯絡的，他的確也是一個。當時有兩個不作官的舊名士底名字在長安底新人物中間是相當地流行着：一個是張栢雲，一個是王注東。這個王注東，便是父親底名字了。

張栢雲比父親還要早死半年。不過在行動上他是要左傾得多。他也是一個能寫，能畫，能辯論的才子，但是怕卻已經和同盟會發生了些相當的關係。父親底派頭可就另是一種。他雖然和那般新的人物來往，可是他自己並不曾表示他願意承受那般人物投給他的那種快要蒞臨的社會底影子，

甚至他背過他們時還要譏笑他們底言論和他們底傾向。這狠明白，父親對於新的方面只是拉攏，並沒有怎樣的了解和怎樣的誠意。

至少下面的一件事可以證明父親和同盟會是沒有一點關係的。

一天晚上，父親帶着我從一個地方吃酒回來，走的路是通過按察司衙門底一個狠僻背的巷子。突然，看見一個人由按察司衙門裏面出來，向着巷子底深處走去。那人父親是認得的，他是按察司底驛傳房焦子警。他走在我們底前面，走得狠急。忽然他把他底頭髮辮子拉到前邊去，一面走，一面像是在辮子上弄些甚麼。等到他把辮子又丟到後邊時，我們纔看見他原來是在辮子上打了一個結子。這狠奇怪，使得父親叫了起來：

——喂，你這是在作甚麼呢？你又不騎馬，怎麼把辮子這樣弄起來呢？

焦子警𧹞了一跳，急忙把身子轉了過來。

——你又不騎馬，怎麼把辮子這樣弄起來呢？父親又追問了一句。

——沒有甚麼……因爲朋友託了我一件事情，我怕忘記了，所以在辮子上打一個結子，預備明天早晨醒來看見這個結子時便好想起那件事情……

焦子警這樣回答了父親以後，便狠恭敬地站在路邊，一直等到我們走了過去，他纔開步走進巷子盡頭底一家住宅。

可是父親和我剛一出了巷子，卻又迎面碰見了幾個正要走進巷子的人。內中有兩個也認得父親，一個好像是當時高等學堂底學生，一個是當時陝西新人物合辦的健本學堂裏的教員。我一眼便看見他們底辮子上都在打着結子。他們和父親招呼了以後，便都匆忙地走進巷子裏去了。我把我看

見的告訴父親，父親說他沒有注意，又說怕是我看錯了。其實我看的狠是清楚，他們確是辮子上都有結子的。

以後父親又把焦子警這段事當成笑話給張栢雲談了起來。父親說：

——一個人竟然能忙到那樣！爲記一件事，還要在辮子上打個結子。

但是張栢雲並不回答父親，他把話卻轉到別一件事上去了。

這個無疑地是那天晚上同盟會在開着甚麽會議，辮子上的結子便是一種甚麽秘密的記號。父親對於這個是茫然的。

這證明了父親和同盟會並沒有關係。

不過，無論如何，因爲父親交上了這一批人，我纔開了新的眼界。我看見了許多新的書籍和一些雜誌報章。"新民叢報"便是這時我看見的一種。

在"新民叢報"上我獲得了許多從前聽也沒有聽見的知識:我知道了歐洲底學術,歐洲底歷史,歐洲底政治和時事;我知道了中國原來只是一個有值得記載的史跡而現在卻是貧弱到萬分的國家;我更知道了要把中國弄好非學歐洲各國底樣子不可。這引起了我要飛躍的志趣。於是我要求父親送我去進學堂。

書籍,雜誌,報章,都是由一家新的書店中得來的。這書店叫作"公益書局",是當時陝西唯一的新的書店,創辦人便是那位焦子警以及其他幾個同盟會中的人。在當時陝西革命運動中,這書店是起着狠大的作用:這不但是當時新文化的傳播的地方,並且還是陝西同盟會底機關和一般新人物的聚樂部。因爲要特別的聯絡父親,書店中的經理人常常把由上海新到的書物送給我們看。到我們眼裏的"新民叢報"還是壬寅年的,那是一個東洋

留學生寄放在書店裏的僅有的一捆寶物。由於那位經理人底熱心，我算是看完了壬寅年一年的"新民叢報"。那雖然時間是已經過了六年，但是在當時底陝西卻還是新鮮得狠。

和公益書局有同樣的作用的便是"健本學堂"。這算是一個中小學校，創辦人也就是公益書局的那些創辦人。我曾跟着父親去參觀過一次，那給了我莫大的引誘。我對父親說我要是進學堂時一定要進那個學堂。

但是父親卻是不理會我底要求，根本他便不想要我去進學堂。他說在學堂中是不能夠讀書的，將來一定會弄得沒有一點學問。

——你看着，將來寫文章寫通的人就都會少起來。現在還是安心學一點將來稀罕的東西罷。

父親底話使我不能滿意，我不相信將來眞的就狠少寫通文章的人，因爲我看見那些雜誌和報

章上提倡辦學堂和留學的文字並沒有不通的地方，特別是"新民叢報"，不但說不上不通，並且還是狠好的文章。不過父親對於這層卻也有他底解釋。他說：

——那些做文章的人卻都是沒有進過學堂的。像康有爲那般人雖然在講變法，但是他們自己卻都並不是學堂的出身，而且還是有"功名"的人呢……

其實父親不要我進學堂，並不是完全爲了將來文章底通不通，卻是爲了另外的原因。這在父親平常底談話中便透出了消息。在父親看來，從學堂出來的人都要去"排滿"，這是一種頂可怕的行動。父親總愛說："平心而論，我也不反對變法，但是像現在那般人所說的却不是變法，而簡直是造反！"接着父親一定還要加上一句："學堂便是造成這種風氣的地方！"

父親這種見解，便是他拒絕我底要求的主要原因。

在步步對新勢力退讓的態度之下，父親是盡可能地想保持到社會原有的狀態。他本來是在駡着康有爲，但是一說到"排滿"，卻又要對康有爲表起了同情。他甚至引用他看過的"新民叢報" 上康有爲底一篇"辨革命書"，說像那內中所發揮的道理，纔能談得上不是故意搗亂。

當時同盟會提出的"排滿"，可以說是一個中心的口號。這口號底作用是在能動員全國，使得所有的革命份子都集合在一個單獨的目標下邊。無疑地，這口號在當時是具着有莫大的力量的。康有爲在他本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立場上，對於這個口號不能不感覺到是一個危險的東西。"新民叢報"上的那篇"辨革命書"是康有爲底一封通信，內中一段便是對於"排滿"的言論作着不可調解的

辯駁。在康有爲說來，清庭對漢人的待遇並沒有甚麼不好，並且簡直還做着對漢人有利的事情，所以，"排滿"不但說不過去，而且還要發生內亂。不消說這種論調迎合着當時一般保守派底心理。在一向雖然是討厭康有爲的人，然而在這一個觀點上卻不成問題地要和他聯合在一起了。

爲了對革命的恐怖，父親也便和康有爲攜起了手來。

然而父親卻在那般同盟會底會員面前永沒有發表過他底意見。對於他們，父親完全是採用着外交的辦法。他和張柏雲或其他這一類的人談話時，總是在避免着衝突的。好幾次我看見他想要和對方辯論，甚至已經露出不肯相下的口氣了，但是他卻有本領能立刻收住，把話轉到別一個問題上面去。

父親也常解釋着他這種態度，他說："和這些

要談甚麼革命的人談話，還是小心一點好，何必要得罪他們惹起麻煩呢！”

爲甚麼得罪了談革命的人便要惹起麻煩？父親是沒有再解釋出來。這個大概是說明了當時同盟會已經在社會上有了狠大的力量，階級底轉變就在目前，就是要替現有的制度辯護的人也感覺到了些膽怯，不能不表示自己底投降的罷？——這是資產階級對於封建勢力的勝利。

結果，父親對於我進學堂的事是露出了些緩和的態度了。不過他說健本學堂是不行的，要進還是進高等學堂。

高等學堂是當時官辦的學堂，那算是科舉廢除後一省最高的學府。在名義上，那算是中學，甚至還是大學預科，不過實際上怕不見得眞是那麼一囘事。那裏面的學生有十多歲的孩子，也有三四十歲的人物。在當時能進那個學堂的人是再舒服

也沒有了:學堂在供給着房子和伙食,並且每月還發着幾兩銀子的津貼。

父親好像也知道高等學堂裏面的課程並不眞的是中學的程度，所以他斷定我雖然沒有進過小學,可是要進高等學堂也並不是難事。父親底猜想都狠對，只是可惜我那時命運注定了我是和學堂沒緣。

原來高等學堂因爲是官辦的緣故，監督，學監,都是當時的官僚 。他們表面上雖然是在辦學,可是實際上卻都是些反對學校制度的守舊份子。這些人一向都是父親底朋友，一聽到父親說打算把我送進學堂，便都站在友誼上向父親進了些他們底"忠告"。他們不但不歡迎我去投考,反而說了一大批的學堂誤人子弟的罪惡。不消說這對於父親是很動聽的。本來父親就沒有意思送我去進學堂,現在又剛好聽到這樣的話,並且還是由辦學堂

的人口中講出的話，結果自然是使得父親又回到他原來的主張上去。我底願望遂被根本打消，一點也沒有實現的可能了。

——好，以後不準在我面前再講要進學堂的話了！我算是已經聽了你底話，給你把甚麼都問過了。現在不要你去，還是爲的你好，將來你就會曉得啦！

這便是父親給我最後的回答。我記得我是哭得難過得狠。

父親的確是爲的我好，但是他怎樣也沒有想到我所得到的卻恰恰是一些反面……

不過雖然我底願望是沒有實現，卻因爲經過了這回事體，父親對我的教育也意識地露出幾分想要改變的傾向了。好像是爲緩衝我和他底衝突，父親從公益書局買了許多粗淺的科學書籍回來。同時還邀了一位高等學堂底教員朱先生常到家中

來指點我。我開始學着筆算的數學，英文的拼音，以及地理，格致，西洋史等等。這第一給我的功勞便是我漸漸地可以明白了許多從前在"新民叢報"和其他的雜誌上所看不懂的東西。

要說到我底教育，怕只有這時候我所受的纔是眞正的教育。但是這個我卻沒有能繼續得怎樣長久。原因是家中突然地遭了一個事變，那便是父親底去世。

五

父親快要去世時情形，算是我不能忘記的景象之一。那表示了一個以個人爲主體的家庭底沒落。那位一向以身體健旺出名，講話時聲音像洪鐘一樣，身裁胖大，顏色飽滿，活到六十二歲的年齡的家長一旦病倒在炕上的時候，全家立刻便好像失掉了重心。家中的秩序，紀律，都在一刻間不知道到那裏去了。用人們有的告假走掉，有的簡直沒有向主人招呼一聲便好幾天看不見影子。債主們

也到門前來了，並且還吵鬧到一天不停。我們住的本是自己底房子，只有父親底書齋和花園的一段是父親底一個朋友底地方，但卻是由那個朋友送給了父親，再由父親從新修造成的；然而這時突然地那個朋友卻來說他自己要用那個地方了，叫我們趕快地給他讓了出來，而且還說假定我們不立刻做時，他便要把書齋裏面的用具，藏書，字畫等等一概沒收，作爲我們償還他幾年來的租錢。

父親底病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是甚麼病。父親從來不大相信營業的醫生，一向家中人有病時，他總是請一位丁大人來看的。這次大母便仍然請了丁大人來。這是一位年輕的候補道，名字叫作丁念歟，算是一個比較時髦的官僚，穿着時行的窄袖袍子，脚上的鞋子也是當時纔流行起的"響鞋"，走起路來簡直像在踏着了蝦蟆一樣。不過他卻極端的反對西醫，說洋人根本就不懂醫理，誰要叫洋

人看病，那誰便一定送命。不消說，他是狠自負他底醫學的本領的。他看了父親底病以後，便宣明那是"春瘟"。實在那個時候也本是春天，或者"春瘟"這個名字是用得上，不過這位精通醫理的人物曾在母親開始病了的時候，他也是一樣地說是"春瘟"，直到後來母親長期的睡在床上，狠明顯地是得了"横截痲痺症"，可是他還說是"春瘟"。他底"春瘟"是到處都有的。

據我現在想來，父親底病大概是急性感冒，或者後來還是轉成了肺炎。父親底熱度狠高，有時還說着囈語。我一向便是和父親同一個炕上睡覺，那時沒有一個人曉得（連那位做醫生的丁大人也是一樣）病會有傳染，還是要我照舊地陪着父親。這結果是我也病倒在父親底旁邊。算是父親要死的前幾天，家中人都已經知道是沒有救了，纔把我安置到另外的一個房間裏。父親是在半夜斷氣的，然

而我底病卻在這時好了起來。

——來看一看爹爹罷……你從此便再見不到爹爹了……

我在睡夢中被三姨太抱起來走到父親底棺材前面。她把我舉起，要我向棺材裏面去看。我看見父親睡在那兒，身子穿着補服。大母正用綿花醮着酒給父親洗臉，一面在嗚咽地哭着。我準備用手去摸父親，可是被大母一把攔住。接着大母向我喊道：

——這孩子，你怎麼不哭呢？……快哭罷！

但是我卻只是要摸父親，我簡直要爬進棺材裏去。

——你乖點……你看你從此再見不到爹爹了……

三姨太這樣說着，便把我抱開了。

可是這我卻放聲地哭了起來，一直到人家設

法要我從新睡着了爲止。

父親底遺囑是叫把長安底房子賣掉，全家囘到蒲城去。此外還有一個不曾公開的遺囑，便是說三姨太假是要改嫁時，儘可以讓她自由，還叫大母拿出五十兩銀子給她。不過這第二個遺囑卻總沒有成爲事實，三姨太始終沒有表示過她要離開我們家中的企圖，並且她以後在我們家中還成了料理家務的一個不可少的人物。

蒲城距離長安是有兩百多里路程，要乘兩天多的騾車纔可以達到。爲了賣房子的手續一時弄不清楚，大母便叫母親和三姨太先送父親靈柩到蒲城去。但是在靈柩未走以前，先要舉行一樁大事，那便是開弔。

"開弔"在中國社會裏面算是喪禮的頂點，儀式是繁縟得會使人害怕。像我們那種家庭，更不待

說是要加倍地舖張的。不過這次卻因爲父親平生最反對一向流行的那些沒有道理的"喪禮"，所以便尊重了他底主張，"開弔"時一切都盡可能地儉約。鼓吹手沒有，紙紮也沒有，還有其他的一些無謂的佈置都一概免去。但是因爲弔客底人數太多，時間卻一直延長了五天。

和一般所謂"孝子"一樣，我扮起了一身"孝子"的裝束：麻冠，麻衣，腰間再加上一條麻繩。棺材旁邊的一張草墊是我底世界：我跪在那個上邊回答着所有弔客底行禮。這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刑罰。不要說是不停地磕頭曾把頭完全弄昏，就只是整天那樣跪在地上，兩條腿也已經是受不起了。然而這都是小事，最使人感到痛苦的還是那種強迫人哭的禮節。那好像是有一定的時辰，只要站在供桌旁邊的那個喝禮的人揚起喉嚨高唱一聲"舉哀"，孝帘裏面的女眷和孝子便要立刻放聲號哭。

你不想哭也不能由你。這種禮節每天總要演做幾次。

現在我可以老實地說，那時我雖然在當着"孝子"，可是心裏卻在恨着父親。在"開弔"的最後一天，我眞有點忍不住了，怎樣也不肯再到那張草墊上去。結果是大母來用威嚇的手段把我拉到那兒，並且用帶子把我底一個脚綁在放置父親棺材的櫈子上。不消說這我是再也不能反抗了。我心裏難過得很，但卻決不是爲了父親。我眼看着坐在孝帘裏面的大母，三姨太，以及半癱的母親，我心裏不自禁地起了一種恐怖：我想我這樣多的長輩，每個人死了時都得要我這樣的來做一套，我這個人眞是太不幸了。這天在行"舉哀"的禮節時，我哭得是特別的傷心。然而這卻得了大母底兩個耳光的報酬。大母很嚴重地責備着我，說是我哭時的聲音太大，把她底哭聲給掩住了。她狠命地咬住一句話罵道：

——你以爲那樣使勁地叫幾下就會招搖出一個能行孝的好名氣嗎？

可憐大母一點也沒有知道我僅僅是爲自己傷心，想得到甚麼好名氣的念頭在我腦筋中是連影子也不曾有的。大母底話卻恰恰是供出了她自己底心理。這是甚麼人都知道的，向來中國社會是把"哭"當成喪禮的中心，而婦女們哭時更有着種種的花樣。大母對於"哭"的本領的確是很好，她一面訴說，一面嗚咽，並且會使訴說出的句子都帶着韻脚，同時又把每句底尾音拖得很長，使一種頓挫的節奏抖動了出來。可以說，大母底"哭"實際上只是一種藝術的演奏。大母不能不感覺到她自己底特長，不消說她是想要把這種特長顯示給人的。在她，以爲我故意放大了我底哭聲，想把她底哭聲壓了下去。這自然使她非常生氣。

中國底社會，根本便是每個人都被虛僞的禮

法所痲醉了的社會。大母底心理自然是這種社會底產物。大槪是從這件事開始，我纔突然成了大母底俘虜。她在我底面前就這樣樹起了她底威權。

"開弔"的大事一完，接着便是母親和三姨太送靈柩回蒲城去。母親是被人抬上了騾車。她一面看我，一面流淚，但是甚麼話也沒有說。她臉色底蒼白，一直到現在我想起來還覺得是異常的可怕。這算是我和她最後的訣別：她是一到了蒲城，便睡倒在父親底旁邊，再沒有起來了。

母親對於我，簡直可以說是一個路人，或者連路人還不如。自從她得了病以後，一年中我見她的次數是可以算得出來的。她底房子我是不能進去，人家禁止我的理由是：小孩子若果接近了患癱症的人，便不會長大了起來。算是在父親死後的幾天喪事的中間，爲了"守喪"的緣故，她纔被抬出了她底房子。這幾天我纔算是天天在父親底靈柩前和

她見面，但是卻沒有問答過一句話。一直到她跟着靈柩動身上騾車的那天爲止，我怎樣也記不起她曾經直接給我留下一個由她口中吐出的甚麼字。她是，我也是，好像向對方一開口時便要犯了甚麼不得了的罪惡一樣。

我和母親，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結束了我們人生的關係……

靈柩走後的第二天，便發生了一樁對於我最不幸的事件。大母借口於整理我底功課，把父親允許我看的書籍一概沒收了去。她指明以後除了"四書五經"，其他無論甚麼書再不準我接觸。這是大母對於我教育方針改變的第一聲。在我，這實在是一個突然的打擊。大概是出於防衛的本能，我伸手去搶大母拿去的幾本我心愛的書，但不料卻惹起大母底火氣。結果是板子和鷄毛担子底柄子替換

着向我身上落了下來。然而她卻不要我喊叫和流眼淚。

——你這樣喊叫嗎?你這樣流眼淚嗎?好，那麽跪在你爹爹底牌位前面哭你的去罷!……

這是大母底命令，但是等到我眞的走到父親底牌位前面時,她卻又把我拖了回去。

——你眞的要跪在你爹爹底牌位前面去嗎?你這簡直是在和我賭氣!……我不信你就這樣厲害……

於是刑具在我身上又是一陣狂舞。

就從這天起,我便失掉了一切自由。每天機械地把唸得不要再唸的“四書五經”從早晨哼到晚上。以外是練字，臨的帖只是黄自元底“九成宮”。做詩,做文,畫畫,一概都被禁止。同時，日常生活中一舉一動都有問題:高聲笑一下和多說一句話，都是應受罰的行爲。我幾乎是不知道怎樣纔算做

人，在大母面前簡直可以說是立也不是，坐也不是。

大母處罰我的方法照例是一個"打"字。輕則是耳光，重則是用板子和鷄毛担子底柄子。她底打法是潑辣得狠，幾乎像是在和我拚命。除了打以外，她又愛用手在我底膀子上和大腿上使勁地去擰，——這眞可以說是一種殘忍的刑法！我底膀子上和大腿上就被大母這樣弄得滿是靑色和紫色的傷塊。大概是因爲這種刑法特別方便的緣故，大母每天至少總有三四次要把她底手這樣伸到我底身上來。她一面擰着我，一面總做出憤恨到極點的樣子駡着說："你底肉這樣多！你再給我去多吃些飯罷！"其實我那時食量旣是有限，而身體也非常瘦弱，大母忘記了她擰的我底膀子和我底大腿是人身上肉多的部分，就是我再少吃些飯也還是一樣。

大母底年紀那時大概有三十四五。她底身世

也不是怎樣快樂的身世。據說她很小時她底母親便已經死掉，她是跟着她曾經做過一任知縣但卻被窮病困着的父親在長安度着一種狠不好的生活。她底父親姓崔，是一個非常博學的人，但是卻不長於從事生產。爲了要結交可以幫助自己的人物起見，那位潦倒的老人便把愛女嫁給我底父親。在父親，這算是"續弦"，好像當時他喪失了他底原配已經有相當久了。大母年輕時，人材，聰明，都很出衆，這是父親娶她的原因。同時，父親也擔任了贍養他底岳父的責任。那位老人以後便是死在我們底家中，不過我是沒有看見他。

大母的確是一個非凡的婦人（雖然她那樣的虐待我，但是這一點我是不能抹煞她的。）她不但處理事務有特別的幹才，就是知識也狠有素養。她對於中國歷史簡直有最深的造就，她能夠一字不漏地暗誦出"漢書"和"三國志"中的許多重要的

部分。同時她又有狠動人的詩才，特別是塡詞，她幾乎是狠少見的能手。父親在世時，有許多書信都是由她代寫；她書法底秀勁和行文底老練更使她在當時以擅長"八行書"出名。

照理，像這樣的一個人物，總應該是很理解人情，不會有甚麽無意識的行動。可是，事實卻恰恰相反。她底脾氣竟壞到使人無可原諒。在婦女中間，至少在舊式的婦女中間，我很少看見像她那樣急躁的性情。她幾乎不能和人安靜地談上十句話。對於我，她好像有一種先天的嫌惡。雖然父親在世時，她盡可能地在向我客氣，但是那種客氣裏面卻早已藏着後來不客氣的成分。她第一和父親相反的便是不要我得到別個底讚美。她開始和父親往日來往的朋友直接見面，在每個人底面前總要訴說一大批我底壞處。她使盡了方法要使別個相信我是一個最蠢最沒有出息的孩子。有時，爲了別個

對於她底話表示了些懷疑，她竟能不顧一點禮貌，使勁地和人家衝突起來。

有一位章愚生，在當時陝西算是出名的漢學家。他對我特別的看得起，說是要把他一生學問上的心得都傳授給我。常常，他到我們家中來，拿着他手草的許多劄記給我看。這個人到現在便成了大母要對付的唯一的對象。她討厭極了他那種對於我的愛護的態度。每逢他一來到我們家中，大母便先要和他談話。她不斷地在試着向他說我是怎樣的不能夠讀書和怎樣的惹人生氣。不消說她是想要那位義務教師自動地解職的。可是不料遇到他是一個太過熱心的人，竟好像理會不出大母底意旨，對於她底話總是簡單地答道："那是因爲嫂嫂期望世兄成就的心太切了，所以總覺得處處都不能滿意。其實，在我們朋友看來，世兄底天資是很少見的。"接着他便再不理大母，逕自低下頭去

給我講他要講的東西。不成問題，這在大母是太難忍受下去了。終於她採取了最後的辦法。一天，章先生剛一到來，她便滿不客氣地向他說是我不需要他底教導，請他以後再不要費心。做出使對方簡直難堪的一種氣憤的神氣，她發揮着她底教育主張道：

——我要叫小兒好好地先讀一讀經書，因爲那纔是根本的學問。此外，我不想叫他再多學甚麽。他底年紀還小，學太多了東西反而會有害處的……

好像章先生還和她爭論了幾句，但是結果沒有發生甚麽効力。他拍了拍我底肩頭，歎了一口氣，於是走了。果然，從此他便再沒有到我們家中來。

其實呢，大母對於她自己所指定的我底課程也並不怎樣留意。只要我簡單地坐在那兒把所謂

經書擺在面前，嘴裏哼來哼去，她便認爲滿足。她旣不給我講書，也不要我背書，更不管我嘴裏哼的是不是面前書上的東西。關於練字也是一樣，只要我每天刻版地臨一張黄自元，那便算是沒有偸懶。至於我底字到底練的怎樣，她卻從來不過問一句。

不消說從前教我科學的那位朱先生是老早便被辭退了。那位朱先生也是對於我狠熱心的一個人。他喜歡我，我也喜歡他。他底被辭退，給了我很大的痛苦。他留下一本日本文的“代數難題解答”（他好像是日本同文書院底學生），卻幸而還不曾被大母沒收，我便把牠當成紀念他的唯一的寶物。偸偸地，我翻閱着這本書，想憑着自己會意的能力去了解上面那些複雜的東西，但是日本文我旣不懂，代數對於我又是那樣的陌生，我竟一點都摸不着頭腦。這個常使我暗暗地啜泣，我覺得我底前途是沒有一點光明，我是完了，甚麼都完了……

還有一件事也是我最痛心的變故之一：那便是上邊說過的那位老管家張升，他竟因爲衝撞了大母，遭了被驅逐的命運。原因是他常常在和我談說外面那些可怕的"革命黨"的消息，早已使得大母非常厭惡。外面底消息是一天比一天多了起來，張升底話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起勁。起先，因爲他是父親用得很久的人（大概在大母沒有到我們家中的時候他已經到我們家中了），大母對他還有幾分拘束，雖然心中儘管是厭惡，面子上總在勉強地敷衍着。可是張升卻像是故意在和大母爲難，常常拒絕着她底吩咐。大母對他說："你以後再不要給少爺講那些革命黨的事情了！"他便回答她："太太，你不懂，那纔是天下的大事，是少爺在書上唸不出來的學問。我是要講給他聽的！"於是兩個人漸漸地惡化起來。一天，終竟爆發了。大母底聲音大得嚇人。她連哭帶嚷：

——滾!滾!我這兒不要你!……你以爲你可以常常欺負我嗎?……滾!快滾!……

張升是手中提着他底衣裳包裹，一面向外走着，一面回頭來說道:

——滾就滾!不過你不要以爲你是太太就眞了不得，你要知道現在世事是變了……

這使我不舒服了好久。我幾天都不進飲食，簡直像是害了大病。

我就這樣在大母唏嘶太厲的威嚴的統制之下生活了下去。這眞是我底黑暗時代!

張升說的不錯:世事是變了。

在長安有幾家官僚後裔的大財主這時都很悲慘地走到了沒落的時期。

有一家姓戴，是一個幾乎全長安底人都知道的大戶。屋子簡直就是一所宮院，裏面到處都是涼

亭，水榭，假山，以及其他各種遊憩的佈置。陳設是富麗到了極點，每個房間都有每個單獨的裝飾。主人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和他底兩個兒子。一家都在吃着雅片煙。第二個兒子纔二十歲，但是已經是一個很可觀的煙鬼了。大兒子好像是很早便死了老婆，但是煙盤子旁邊卻總坐着兩個打扮得很好的女人在給替換着燒煙。老主人常叫我到他們家中去玩，他把癮過足了以後，便說是要我聽他吹簫。可是，他始終不曾吹完過一個調子。他底頸項儘管在伸縮，好像是吃力到沒有辦法。結果，把簫向床上一丢，他生氣了。接着他又提議說要彈琴。很匆忙地，他一手抓了我，走進一間滿擺着古玩的房間：那兒古銅的鼎裏點着檀香，琴桌上擺好一張七弦琴。他一屁股坐了下來，開始用手在琴上去撥弄。但他底琴並不勝過他底簫多少，不是左手按錯了徽位，便是右手勾錯了弦，或者是應該用大指按

徽位時他卻用成無名指去了。最後是他又生了氣，憤憤地站了起來，自己埋怨着自己，說是他剛纔燒煙時手還是非常靈活，怎麼忽然卻又僵起來了。於是又撇開了琴，由書架上拿下一部版子狠老的"琴譜"，他聲明要考我關於這方面的知識。他指着書上排列的那些特殊的字要我說明，同時再三叮嚀地說，凡是我不認得的儘管告訴他，他可以教我。但是我們底工作還沒繼續狠久，他卻又突然闔了書，不耐煩地打着一句成語來作結束道："總之'琴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這樣，甚麼戲也完了。煞尾是這位老煙鬼又睡倒在他底煙盤子旁邊，向我搖着頭說："到園子裏玩去罷！我敢說，我底園子就是'大觀園'……"

大概在我們家中遭喪事的兩個月以前，這位老煙鬼不知道害了一種甚麼瘡，死了。戴家底場面便立刻倒了下來。那兩個沒有一點技能的兒子整

天地只是睡在煙盤子旁邊吞雲吐霧，讓他們家中的用人把他們家藏的古玩一件一件地偸了出去。最後一次我看見了那第二個兒子，他到我們家中來請大母代他們寫一封信。他底談吐幾乎像一個車夫或一個馬夫。那封信本是狠簡單的，但是他們沒有寫牠的能力。

終於戴家兄弟成了負債的窮人。他們賣掉了他們所有的一切，結局再賣掉他們底“大觀園”。

還有一家姓張，也是同樣的一個了不得的人家：車房裏有好幾輛陝西有錢的人所坐的漂亮的轎車，馬房裏塞滿着狠好的馬和狠好的騾子。房子是占據着一條街底一半。主人是：一位老太太，算是全家底最高權威者；其次，幾個中年寡婦和一個同寡婦們平輩的老太太底最年幼的兒子；再其次，便是一位所謂孫少爺，不知道是那一個寡婦底嬌兒。算是除了這位孫少爺，所有的人也都在吃着

雅片煙。全家底生活方式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奢侈，每個主人有着一羣老媽子和丫頭，每個主人有一大間皮箱堆得駭人的儲藏衣裳的房間。最講究的是那些煙盤子，那簡直代表着一個腐敗的豪華底頂點：煙燈，煙槍，煙斗，都是貴重得使你沒有方法估計牠們底價格。此外，每個煙盤子裏面還擺着一些不是用具而是單作裝飾的東西，像水晶球，貓兒眼，夾胎瑪瑙，以及其他這一類的寶物。

我們和這家人家的來往比較和戴家還要親密。張老太太底房間裏藏着許多在我看來是永遠吃不完的蜜餞的食物。爲了那些食物，我狠喜歡到那兒去。有時那位老太太好像要表示她對我特別要好，拿出來幾錠小元寶給我。一點也不怕她嘴裏的煙氣使我難受，她總是把她那滿了皺紋的臉湊到我底耳旁來和我說話。她底手裏常握着一塊血色琥珀，不停地舉到她底鼻子上去聞。據她說，那

是爲"避邪"用的，她離了牠，眼皮便要跳了起來。爲了誇她底琥珀不是假的，不知道有多少次她做着那種簡單的試驗給我看：她把琥珀在她底褥子上狠狠地摩擦一陣，然後要牠去吸一個折斷了的麥稭。

那位孫少爺比我要大好幾歲，幾乎是連最沒用的智識也沒有。家中給他請了一位先生，但是，那位先生簡直沒有法子管束他。他是一點也不例外，恰是一般縱情淫樂的家庭底子弟，生來便是一個半腐的低能兒。他和他那位叔叔，一個沒有結婚，被雅片煙吸得好像連路也懶得走的二十多歲的人是永遠的仇敵。原因是他偸了那位叔叔底一包銀子，這使他做姪兒的資格便根本動搖：那位叔叔只要一看見他在自己底房門口過身時，便一定要從煙盤子旁邊掙扎起來趕着用煙槍去打他。

也和戴家一樣，一旦從這一家底高大的門戶

中發出了那位最高權威者老太太"壽終正寢"的訃聞以後，家中的男女便立刻成了拆夥的形勢。終於，一天分家了。那一所占據半條街的房子最後是兩扇大門反鎖了起來，還貼上了出賣的條子。

再沒有像這個把時代的輪廓表現得更明顯的了：那所窩藏封建豪華的住宅竟被資本主義闖了進去，在陝西第一次的並且是唯一的一家銀行(大概是中國銀行罷)便成了那所房子底主人。我還記得我再從那門前經過時，我驚異地看着那兒掛的那幅可以照見人的很大的銅的招牌。在陝西，那樣的一種招牌底出現簡直還是初次。

張家從此便永遠再沒有人談起了。

這樣，像這些財主都在陸續地進着他們底墳墓，舊社會就像得到地震要來時的信息一樣，個個人都有一種恐怖的預感，都覺得可怕的變動就在眼前了，並且還是怎樣也不能夠避免的事。在我們

家中，從前來往得最長久的那般客人，都漸漸地不見了，有些雖然還照舊地見面，但是情形卻狠顯然地是和從前不同：在他們底談話裏面便可以聽見他們生活恐慌的回聲。感傷和苟且的心情統制着那般終身呼息在封建空氣中的人物。他們有時也在說些自己安慰的話，希望能從新復興他們底甚麼，然而那種神氣卻是怎樣也掩飾不住，分明只是自己在欺騙自己。

不用解釋，這是"辛亥革命"底前夜……

六

大母好像是總不願意回蒲城去，故意把賣房子的事延延得很久。一直到這年的八月底，纔算弄清楚了所有的手續。於是，她決定動身了。但是不料卻恰在這個時候來了那個政治上的劇大的事變，我們底計劃於是又不能不臨時中止。那個事變便是反正。

舊社會所怕的地震果然是發生了。偉大的動亂必然在阻止着個人間底行動，這個便留住了我。

我得以在長安，陝西底省會，看那歷史的活劇。

陝西反正是九月初一。這天是一個很好的天氣，太陽非常溫暖地照在人底頭上。從早晨到正午，甚麼事也沒有。可是，就剛一到正午，這種昇平世界便立刻告終。突然，人底喊聲和槍聲壓倒了一切。那僅僅兩團屬於清政府的"常備新軍"的軍隊在這時得了眞正的下層民衆底援助把這場新鮮的場面演到了一個動人的頂點：首先，那座空洞的行宮被新軍占領了。這便作了革命隊伍臨時的中央機關。接着巡撫，布政司，按察司，這一類的衙門都被包圍起來。甚至不知道那個衙門還被放起了火，黑煙簡直吞噬了天空底一半。城門是很快地便奪在了羣衆底手中，這給了一個從來沒有過的開放，所謂刀客，土匪，這般貧苦的農民大隊便如潮的湧了進來。卽刻，所有的街道都成了這般好漢底領

土。他們第一便是打開牢獄，救出成百成千的囚犯，其次是搜查那些出名的公館，用報仇的手段在搶刧着官僚和財主底財物。巷戰是一步一步地緊張，子彈在每家屋頂上飛來飛去……這樣，一直繼續到第二天早晨。

誰都知道辛亥革命運動大部分是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底力量。在陝西，農民卻更是運動的主腦。當時除了各省都有的所謂江湖會的羣衆以外，陝西還有着本省特殊的農民組織：那便是所謂刀客和土匪。刀客底勢力好像最大，他們在這次運動中起了不小的作用。長安一把這般人物放進來以後，那簡直便染上了另外的一種色彩。這就是說，在當時民族革命的歷史畫上添了一些別樣顏色的插圖。像那樣無條件地打開所有的牢獄，像那樣把所有官僚和財主底住宅當作窩藏賊贓的所在，那也只有他們纔能夠幹得出來。我們可以說，就只這

兩種事實，便決不是當時上層的革命領導者所肯幹的。他們確是使得舊有的社會更加混亂了，但是那個混亂，便是被壓迫階級底力量的表現。

從前受人剝削和虐待的人現在都找着報復的機會了。我們底刀客和土匪底行動立刻便教會了許多要飛躍的羣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武裝起來，爭着去"發洋財"。所有在街上跑的人都是扎着包頭，綁着草鞋，手中或是來復鎗，或是土鎗，甚至還有的在拿着大刀，鉎叉等等。暴動簡直好像是抬起了整個的長安……

"發洋財"這個熟語好像就是這時纔叫出來的。這在當時的意義便是搶刦有錢人家底財物。不過爲甚麼叫作"洋財"，這卻恐怕是有另外的一種意義的。本來辛亥革命爆發的重要原因是爲要抵制帝國主義底經濟上的侵略，不消說，這時民衆最恨的便是"洋人"。民衆是已經意識到他們底不能

生存是因爲"洋人"在那兒作怪，可是，同時他們也明白容許"洋人"來作怪的卻正是他們頭上的特權階級。他們很透徹地懂得了他們頭上的那些人一定是在那兒和"洋人"分贓，一定是在受着"洋人"底賄賂。他們要奪回他們底財產，首先他們便要在那些做"洋人"底代理人底身上去下手。這是很簡單的，那些人底錢旣是和"洋人"底錢一樣，那麼搶刦那些人底財物不叫"發洋財"還叫甚麼呢？

眞的，"發洋財"便是當時下層民衆底唯一的口號……

突然，來了一個新的局面。巡撫是不見了，代替這個地位的是一個都督和一個大帥。都督是張鳳翽，大帥是張雲山。——這兩個人底名字立刻轟傳到個個人底耳朶裏面，簡直比雷還響。

不過這個卽刻便形成了兩派的鬥爭。張鳳翽是代表着當時正統的革命黨，這就是說，是當時革

命的上層份子。張雲山卻代表着所有的下層民衆，他自己就是一個江湖會底頭目。這兩派在新的局面纔一開始的時候便已經惡化起來。張鳳翽很怕張雲山那般人物，用了種種的方法，想去消滅他們。不知道是反正後的第九天還是第十天，張雲山這一派中的一個重要的角色，叫作萬炳南的，便被張鳳翽親手暗殺死了。

萬炳南是一個了不得的人，他是江湖會底頭目之一，同時又和刀客土匪有着很密切的聯絡。在他看來，陝西底反正完全是自己這一般人底功勞，張鳳翽不過是一個偶然的配角。他盡可能地在鼓動着革命的羣衆，叫不要服從張鳳翽底命令。他好像狠瞭然那般革命的上層份子終久是不能和下層民衆走在一道，同時，他也好像狠懂得要使民衆得到完全的勝利，非要借革命高潮的機會徹底地連將來的敵人也都一起肅清不可。他確是一個了

不得的人，在他被暗殺的前一天他還使全長安城中出現了一次奇蹟。

凡是在反正時住在長安的陝西人，只要現在年紀是三十多歲的，大概都還能記得那一件事。反正時第一個成功的標記便是家家門上都掛着一面寫着"投降大漢"的白旗。這在當時的革命政府幾乎是一個最重要的工作。張鳳翽派了軍隊在每個人家底門前來囘地巡查，要是那一家沒有掛那面白旗，那一家便算是滿人底奸細。從反正後第二天起，每天都是這樣。然而一天忽然起了一個奇怪的變動：早晨，張鳳翽所派的軍隊纔巡查過了不久，突然有一批另外的軍隊到每家門上來發命令，叫把白旗取下，換上紅旗。並且那命令還附帶了一句話，說是旗上寫不寫"投降大漢"都不要緊，只要是紅旗就好。果然，家家都掛起紅旗來了。這即刻把長安弄成了一片"赤色"，並且竟然還支持了有好

幾點鐘。大概這是起初連張鳳翽也給驚得失掉了主意了。後來張鳳翽終於又派了軍隊到每家去巡查，叫從新換上白旗。然而張鳳翽底軍隊剛一走開，那一批另外的軍隊又跑來了。於是家家底紅旗又掛了起來。接着是張鳳翽底軍隊再趕着來巡查，但纔一過身，卻又是那一批另外的軍隊。就這樣反復了不知道有多少次，結果每個人家底門上是一邊掛起了白旗，一邊掛起了紅旗。這樣纔算是把當天底局面給稍稍地緩和了下去。

過後人纔曉得那一批另外的軍隊便是萬炳南派出來的。這在當時確是一個奇特的故事。自然，我們不能斷定那位江湖會底頭目是眞有怎樣的一個意識，然而，他卻總是個了不得的人。在長安，特別是當時的長安，不可否認地那一件事要算是一個奇蹟。

可是這個就送掉了萬炳南底性命。在那件事

發生過後的第二天晚上張鳳翽便用了一個鬼計把他騙到了自己底都督府裏面去。不知道經過了怎樣的一個情形，張鳳翽在他一點沒有防備的時候從他底後面親手開了一鎗。問題於是就從此結束：全長安卽刻平靜了下來。張鳳翽底權威公然震懾住了整個江湖會底人物，誰也不敢說報仇的話。

不消說家家門上的紅旗是被永遠取了下來，再也看不見影子了。

經過這場事變以後，張雲山便漸漸地變成了張鳳翽勢力範圍以內的角色。不過一般民衆對張雲山卻是狠好。他不像張鳳翽那樣不容易和人見面，他是常常在街上散步，照例只有一個馬弁跟着他。有時他一高興，便叫人抬過一張桌子來放在街口上，他一跳跳了上去便和街上的人演說起來。他底身裁並不高大，黑色的面孔上一點表情也沒有，講話的聲音又沙得狠，但是他演說卻能夠動人。他

底特長便在他那種熱心的態度，他盡他能懂得的給人反復地解釋。儘管是狠冷的天氣，他演說時總是一頭的大汗。有時他索性把他身上的緞袍子脫下來丟在地上，只穿着一件短汗衫站在那兒演說。不成問題，他底行動恰是農民底本色，然而這卻就是他能得到一般的同情的原因。

跟着張雲山出頭的人物狠多，但卻都沒有得到怎樣重要的地位。新的機關底一些領袖的角色幾乎都是張鳳翽底部下。在那些角色中，三原縣底人和富平縣底人佔了最大多數。

三原縣和富平縣是陝西底商業區域。那兒一向便是出着有名的商業資本家和大地主。不消說，從那兒出去留學的人也狠多。因為這樣，當時陝西革命黨底上層份子便幾乎都是這兩處底人材。這恰恰就說明了辛亥革命底總的意義，就是說，這革命是資產階級底解放運動。

無疑地，這般上層份子是仇視着那般革命的農民羣衆的。

這時候還有一個事件也在透露了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消息。那便是趙倜攻打陝西的那一段插話。

這是記得當時歷史的人都知道的：袁世凱爲了和南京底臨時政府談判政治的條件，一面叫段祺瑞虛張聲勢地向武漢進攻，一面命令河南底趙倜攻打陝西。趙倜底軍隊是已經逼進了潼關，但卻停在那兒，不肯前進。這時陝西確是危險得狠，無論在那一方面要和趙倜底大兵抵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問題是只看南北和議的情形怎樣，只要說一聲條件破裂，趙倜簡直便可以不費一點力量，一直衝進省城。

不過事件底解決卻也是狠快的，僅僅幾天的時光，趙倜卻又退出了潼關了。原因是南京底臨時

政府宣布解散，袁世凱獲得了政權。

在這一段插話中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狠有意思的文件，那便是趙倜攻打陝西的那一張告示。趙倜在那張告示上一點沒有表示反對張鳳翽的口氣，卻只狠命地把江湖會底一般羣衆駡了一頓。理由是說江湖會底人物既是怎樣粗俗，怎樣下流，所以陝西被他們霸佔是中國可恥的事體。文字是四個字一句的韻語，中間形容江湖會底人物有四句道：

“牛兄馬弟
龜五鼈三
見面禮節
卑鄙難堪”

這上兩句是指江湖會每個人所用的綽號。江湖會向人問好時都是把兩個拳頭合起來舉到肩頭連拱數下，這兒所說的“禮節”就是在指這個。這四句話以後竟成了被人傳誦的名句，幾乎全陝西人

都能背得出來。

但是爲甚麽趙倜不反對張鳳翽，卻把攻打陝西的目的放在江湖會那般人底身上呢？這個決不是偶然的。這在表示出了趙倜實際上對於張鳳翽一般人並不怎樣仇視。他很明白張鳳翽所處的地位和他所處的地位都是一樣，要盡可能地給對方留一點餘地纔行。可是獨有對於革命的下層民衆，那他卻是極端地看不過眼。他是寧可以放棄張鳳翽，先要剷除他底最大的敵人。他大概是狠了解他若是一進了陝西，張鳳翽那般人並不怎樣可怕，最可怕的還是推翻陝西舊統治的主要力量的農民。

這個說明了一點不模糊的階級關係底對立，這便是這個事件給我們透露出的一個消息了。

現在我們再說幾句關於張雲山的話。這位江湖會底領袖——革命的農民底代表——以後終於一天一天地歿落了下去。他是照例躍不過農民到

城市以後一定要蹈的那種命運：在沒有前進的階級底領導的這一條件之下，他是跟着一般新的官僚狠快地走向腐化的路上。大洋房也蓋起來了，鋪子也開起來了，但是結果他卻還是破了產。在相隔上面敍述的時間約略一年以後，他失掉了一切勢力的時候，病中服了別個舉薦給他的一位醫生拿來的丸藥，不到幾分鐘便死了。據人說，他是被他底仇人毒死的。

七

革命是搗毀着一切舊的秩序和舊的習慣，這個首先我們家中便領略到了。本來安葬父親是要我回到蒲城以後纔舉行的，但是爲了時局不安靜的緣故，所以便由住在蒲城老家的一位叔祖母（這是一位一向在蒲城給我們守房子的唯一的人）作主，不等我回去便先了結了這場大事。母親是一到蒲城便去世的，這時她早已睡在棺材裏面，於是也就同時出喪，算是和父親葬在了一起。

我就這樣沒有得參加父親和母親底葬儀，我依然是在和大母一同住在長安。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突然一個新的事件卻闖進我底生活裏來了。

問題是越是一向講究禮教的人家在社會變革的大騷動中間便越是要失了常態。父親和母親纔入土了不久，家中竟然也不管我是正在守着狠重的喪服，卻又忙着來給我定婚。事情是由大母作主，狠快地便給我定下了一個姓李的人家底姑娘。不消說原因還是爲了時局底不安靜，一切人事都是越解決得快越好。

在我，當時的意識是狠可以想像得到的，這就是說，我並不知道這種定婚對於我是怎樣不好的事。像我底那種年齡，像我所處的那種環境，我沒有方法使我想到甚至去實行反抗這門專制的婚姻。我只記得我聽到大母在向我宣布我決定了的

命運的時候，我好像受了一個意外的打擊，突然，我底眼淚流了出來。然而這不能說是我對於這件事根本不滿意的表示，我只是在爲了這件事旣是由大母作主，怕將來便要對我不利。

那個姓李的人家也是蒲城底望族，和我們家中一向便有着來往。做我岳父的人是一位有名的老官僚；他底出身也是舉人，曾到四川出任過狠久的縣官。在蒲城，這家人算是跟着辛亥革命再發達了起來的，因爲他們出了一位人物是曾經參加了這次革命並且還作了團長。這人，便是我們家中給我定的那個姑娘底哥哥。

在剛是經過了反正，社會上對於帶兵的人正發生着一種盲目的崇拜的這個時候，大母忽然使我們和這樣的一個人家結了親，這自然是有着狠大的道理。不過，在李家卻也並不是完全的被動。李家對於這件事好像也是狠早就有意思的，最贊

成並且還極力促成這件事的卻正是那位團長。他因爲也是住在長安，常常和大母見面，不知道在怎樣的一種協議之下便把這件事決定了。

然而這件事卻並沒有像我所猜想的那樣對我不利，並且恰恰相反，在客觀上竟然還幫助了我。說起來還是應該感謝那位做我妻舅的團長，由於他底提議，大母纔允許我底生活有一個空前的轉變，我纔償了我底宿願，得以開始去進學校。

原因是那位妻舅的團長是一個在當時有新思想的人，他本身便是日本留學生，同時又參加過同盟會。在他底意思，大概是覺得他底一個妹夫若果不進學校，對於他底面子是不大好看的。他狠曉得甚麼叫做照應親戚，他自信他底地位將來一定可以提拔我，但是同時卻也得先要我本身有些學歷纔行。爲了這個，他便正式向大母提議，要我去投考當時新開辦的三秦公學。不消說大母開始是不

肯允許的，可是因爲他附帶的有一個條件卻使得大母不能不表示同意：那便是關於我底學費要是我們家中有時接濟不來時，他可以盡量地幫忙。

於是一切就這樣商量妥貼，我決計去投考三秦公學中學部二年級底插班生。

事實到這兒算是形成了一個段落。可以說，光復給我帶來了我"成人"的消息，使我覺得我從此是長大了，漸漸地長大了。家中這樣早便給我定婚，這自然是沒有道理到極點，然而，這卻逼着我去想到了我是快要和別個一樣，快要跳出了幼稚的年齡的圈子。並且同時還來了這個突變：從這件事上解決了我底教育問題。不消說實際上當時的學校並不會教給我一些了不得的甚麼，然而，這卻是我走進眞正社會的一個關頭。這個突變，我是在需要着牠。這兒，的確是——我返復地說——一個段落。從此我底生活便要完全走向一個新的方向。

時間大概是民國二年底春天，我是照我底計劃考進了學校。狠容易地，我便做了中學底二年生了。

陝西當時的教育是有着兩個派別：一個是西北大學，一個便是三秦公學。西北大學可以說是張鳳翽個人底教育機關，辦學的人多半是些在日本明治大學速成科學了法政回去的留學生，學校底規模是大得狠，但是實際卻幾乎是一個官僚養成所。三秦公學便恰是一個反對，這在當時算是左傾份子集合的所在，學校底發起人便有好幾個是幫助張雲山做事的人物。在一般社會上，三秦公學底名字也是比較西北大學要來得響亮，人都曉得西北大學底學員(在纔反正了以後，叫學生總是叫作學員。)是架子很大，而三秦公學的卻是又刻苦，又能用功。

三秦公學底規模雖然趕不上西北大學，但是牠內邊也有許多部門：除了中學部而外還有着高等英文班，高等數學班，留學預備科等等。在性質上說來，這是一個包括中學和大學預科的學校。校長姓田，是在日本高工還沒有畢業的一位留學生。教員是在日本留學的也有，從上海和北京住了學校囘去的也有。

我所以要投考插班生，是因爲聽說這兒中學底功課教得狠慢，我自信我從前在家中學過的科學根柢是可以有程度進這兒底二年級的。這個猜想果然沒有錯。從前我在家中學科學的時間雖然並不長久，但是因爲教我的人是非常負責，我是已經學得了狠多這兒還不曾教的東西。譬如數學，我從前是狠淺的代數都已經學到了，可是在這兒底二年級卻纔是在教算學的比例。格致有許多我也是學過了的，可是這兒底物理化學卻都還是纔在

開始。其他的功課更不必說，都對於我沒有多大的困難。無疑地，這種情形是在給了我以狠大的利益：我是只要在講堂上複習着我已經知道的東西就可以了事，下課後便狠放心地丟開課本，把充分的時間用去讀我願意讀的書籍。

使我最高興的是我得以任意地去看報紙。這是我在家中享受不到的一種快樂。學校是有着兩個閱報室，一個是教職員的，一個是學生的。學生底閱報室比教職員的要小着一半，內邊的報紙只有本省底一份"秦風報"，其餘便甚麽都再沒有。然而雖然是這樣，但是那一份報紙能夠使我每天不斷地看到和我生活有着關聯的許多新聞，這在我實在是再感趣味也沒有的了。每天一下了課，我便要到那個幾乎沒有人去光顧的閱報室中去坐到一點鐘以上。不成問題，報紙上有不少的名詞和事件是我所不了解的，可是，我卻狠知道怎樣去消化牠

們。我讀着報頭上的評論和報尾上的時評，我覺得比上國文課要有興會得多。

當時陝西大概也只有這個"秦風報"一種報紙。不消說牠底內容在現在的眼光看來是談不上甚麼，不過在當時陝西，那卻不能不算是一種權威。這報紙底背景我到現在還不大清楚，可是牠決然不是個小報。在形式上牠每天有四大張，評論照例是一篇相當長的文字，時評起碼總有五六篇，此外還有雖然不是每天但至少是每兩天一次的"雜俎"，其中發表着不少當時長安底名士底詩文近作。這報紙對於我的引誘是狠大的，簡直可以說是比從前我讀的'新民叢報"還要對於我引誘得厲害。我每天一面在讀着牠，一面在想着甚麼時候要是我底文章也能登在這個上面那便纔是我底頂大的滿足。無疑地，在我看來這個報紙是有着一個站在一切人底頭上的地位，一個人能在牠上面發

表他底作品，不用解釋那就是他最高的發展。

這個，大概便是我想做著作家的慾望底一個開始的抬頭……

可是話雖是像上邊所說，但我卻也有我纔受學校教育的必然的難關。從前我在家中是沒有學過體操的，這個竟使我受了一個相當大的打擊。在我第一次上體操的時候，我是連這方面的最基本的知識也沒有。我一點也不懂得口令，簡直不知道在那兒做些甚麼。結果是那位一向以刻薄出名的體操教員把我從隊中拉了出來，他把他底臉湊近我底臉，與其說是恐嚇毋寧說是調笑地在問着我：

——你要怎麼樣？你是不是身上生了甚麼毛病，不能夠做體操了？好，我可以叫校醫來……

於是我趕忙向他說明我是纔進來的新生。但是他卽刻又說：

——那麼，這就不怪你，反而該怪我了，是不

是？

狠顯然地，這位教員是在拿我開心。我滿臉發燒地聽見我身後那些同學底笑聲，我差不多要哭出來了。

最後，算是他開了恩，給了我一個收場的機會：他教了我幾下"立正""稍息""向左轉""向右轉"等等基本的步法，便叫我先自走開。他還說了一句警告的話道：

——你要明白啦，這假定不是我而是別個教員，那一定要給你扣分的……

其實，我那時還不懂得"扣分"是怎樣的一回事。

經了這次打擊之後，我便常常一個人到操場裏去練習。在我看來，體操是一切功課中的最難的一門。我非常詫異那些在講堂上成績狠壞反而對於體操卻做得狠好的同學，因爲我想旣是最難的

功課都可以弄好，那麽別種功課决沒有弄不好的道理。爲了要和那些體操狠好的同學競爭，我也學着他們去做課外的槓架體操。天橋我倒是可以走的，那雖然第一次上去時是狠使我害怕，但是一到我知道了眼睛只向前看而不要向下看的方法以後我便完全可以狠自然地在上邊去跑了。平台對於我是異常困難的一種，我狠想學他們那樣從下面倒翻着身子上去，然後再用手攀在上邊把身子倒舉起來，可是始終不能成功。聽了別個說是要學平台須先要把鐵槓練好，於是，我便專心去練鐵槓。然而這卻使我吃了一個大虧。一次，我在玩着新學會的花樣，用曲着的兩臂緊纏在鐵槓上邊，把頭向下，使身子倒懸起來，以便就這樣以我底胸間爲軸心，狠快地在空中畫一個圓形。可是不料我底臂力太差，我底頭纔垂下，兩臂便酸得不能忍受，卽刻就從鐵槓上跌了下去。像果子一樣的我落在了

地上，半天都不能講話。

這挫折給了我一個教訓，我明白了我在這方面的能力。從此，我便收起我要在體操上和別個比賽的野心了。

我底身體實在不是強壯的身體，這對於我便成了受人虐待的唯一的原因。當時的學校生活有一種最下流的風氣，那便是年紀小而且面貌好看的學生一定要受年紀大的學生底狎弄。這幾乎是一種公開的祕密。年紀大的學生底勢力是超乎一切，他們有權利去選擇某個年輕的同學作自己底同性的愛寵。在那流行着的習慣法上，照例是被選擇定了的人一點也不能夠有反抗的行為。僅僅，有一個例外，就是年紀小的學生若是有力氣打得過年紀大的同學，那便可以免去那層危險了。不幸的是我在那時是一個具有被人那樣選擇的資格的人，同時，我卻又沒有和人打架的本領。

在我住進寄宿舍不久的時候便首先嘗到了這種不合理的待遇。我那一班裏面就正有一位姓朱的，是專門以誘引年輕的同學爲職志的人物。他是生成一副狠可怕的樣子，高個兒，麻面孔，皮膚又粗又黑。他一認識了我，便設法來和我要好。開始，他只是在向我獻着慇懃，可是接着一發現了我是不受他底愚弄的時候，他便取了強迫的形式。一天，我一個人在房間裏面，他突然地闖了進來。用一種幾乎是強暴到極點的姿勢，他一把抱住了我。他口中還說道：

——你不要張聲！要是傳出去，只有對於你不好……

這人又是有口臭病的，他硬把他底口遞到我底口邊，那種氣味眞是難受。我是氣極了，想和他打，又明白自己一定是打不過他。恰巧我底手中是正拿着一個茶壺，內邊是纔冲進去的滾熱的開水，

我便借用這個作了武器。幾乎是狠命地，我把那一壺茶向着他底身上潑去。眞是再湊巧也沒有，他只穿着一件學校的制服，前胸是解開着，而裏邊又剛好沒有襯衫，那壺茶就正潑在了他那赤裸的胸上。卽刻，他尖銳地叫了一聲，趕忙撒開手跳了起來。我不能不承認他底傷是不輕，他離開我時一面哼着一面恐嚇地說他要告訴校長去。

不消說這事給了我一個狠大的恐怖，我料到那位受了我底氣的人一定會來報復我。於是我便自己發難，把這事報告給學監，請他對於這種情形注意一下。那個學監好像也是一位由東洋回來的留學生，有一個酒糟鼻子，滿臉上都是凶氣。在學校底辦事人裏面，他算是一向以辦事認眞出名的。他聽了我底話，先是不響。突然，像是甚麼在刺激了他：他把桌子一拍，出人意料地卻指着我罵了起來。他說我是破壞學校底名譽，說我年紀雖然還

小，但是卻學得狠壞，竟然懂得造些不體面的謠言。他要我以後再不要胡說，還是安分用功爲是。我壯起了膽向他申辯，說我報告的事一點也沒有假造，可是徒然。

——同學在一塊玩玩，算甚麼了不得的事！你再瞎說，我便先給你記一次大過！再不然，便簡直開除你！

他底話是如此其和他底面貌一樣，來得嚇人。

眞是糟透。我這個失敗，不知道怎樣弄的，竟然又被那位姓朱的同學知道了。第二天，當我上講堂去的時候，出我不意地那位姓朱的又追逐到我後面，他不斷地窘辱着問我告狀告贏了沒有。他看我始終不肯回答他，於是便用肩膀把我一推，使我手中的書籍統統落在了地上，然後纔走了開去。不成問題我是氣得發抖，但是沒有辦法去對付他。

果然，他在報復我了。就從這時起，我在他那

種最下流的壓迫之下過了好些時候的難堪的生活。算是一直到我底功課的成績在衆人面前出了名，纔把他底氣燄給殺了下去。

他壓迫我的情形一直到現在說起來還要使人感到惡心。他用的方法第一是給我"叫好"，第二是給我"題壁"。

"叫好"本是戲台下面看客捧某個戲子的一種喝采的形式。這種喝采，名目雖然是叫作"叫好"，但是實際叫起來時卻總照例用的是一些狠輕薄的和粗鄙到不能入耳的話頭。姓朱的採取這種方法是再可惡也沒有：每天，他約好他底同黨到處追踪着我，在講堂上，在操場上，在大門口，總之是在羣衆集合的地方，只要我一走過，他便和那些人揚起喉嚨吼了起來。聲音自然是難聽得狠，除了那一些在字典上找不到的刺人的成語以外，還再加雜着有一些毫沒有道理的胡嗆。然而你卻一定不能去

質問他。要是你一質問他時，他便說他並沒有叫你底名字，並且說你既要干涉他，可見你自己心虛，知道你是被人家這樣對待的貨色。不消說這樣一來，旁觀的人是更要大笑起來，會弄得你越加不好意思了。我是就被他這樣壓迫得行動一點也不自由，幾乎連上課我都有些不敢去。

"題壁"就彷彿是現在的寫標語，就是在無論甚麼地方底牆上，用粉筆寫出許多引人注目的句子。不過那個所寫的卻是些無聊到極點的話。像"某某生得好""某某像一個小旦""某某臉上被人咬過""某某和人×××"等等就都是"題壁"的中心文字。姓朱的算是又運用了他底組織的能力使我在這方面也獲得了一個普遍的光榮。他把他底同黨編成好幾組"粉筆隊"在每天去爲我作這種工作。學校裏自然有些牆上是不能夠寫的；然而凡是可以寫的地方他卻都算是寫到了。不成問題，他是

公開地寫出我底名字，同時在我底名字下再綴上像上邊所說的甚至比那些還要不好聽的幾個單字。

奇怪的是當時學校底辦事人對於這種情形卻是完全置之不理。儘管"題壁"題到了講堂旁邊，學校底當局也裝作是不曾看見。最使我驚異的是一次姓朱的在操場上給我"叫好"，那位酒糟鼻子的學監也在那兒，他是不但不肯嚴厲地訓斥姓朱的，反而把他一向狠凶的那副面孔扯了下來也跟着其他的同學噗哧噗哧的笑了幾聲。學校底辦事人看這種事簡直就好像是校規上已經規定了的一樣。

這眞是我最危險的時期了。我是常常被一種絕望的心情在苦惱着。惡劣的環境使我底性格漸漸地變成了異常孤僻的性格：我不願意交朋友，甚至於連話也不願意和別個多講。我對於我眼前的每個人都懷着一種憤恨的心理，好像覺得無論誰

都在把我不當人，都在對我沒有好意。我不知道我底精神是不是失掉了平衡，我確是有意識地使我底行動只在向不和平的方面轉變着走。

不過，這卻也可以說是我對於現社會的認識的一個開端。在我纔一置身到集團的圈子的這個時候，首先我便獲得了一個閱歷人生黑暗面的機會。顯然地，這對於我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我所受的痛苦給我底心頭是不可否認地投下了一些憎惡我面前的世界的種子。我相信，這種種子是一點不模糊地在幫助了我後來勉強可以算作不十分平凡的某一部分生命底發展。

那位姓朱的在最後對我改變他底態度的經過是這樣：

一次，學校在舉行小考，照例講堂上原來的座位是從新編過了的。湊巧我底座位是和姓朱的編在了一處。這即刻使我看出了這位全身都浸在“主

虐淫"的狂態中的好漢底原形。他幾乎是甚麼功課都不知道。在寫卷子的時候，他是盡可能地在偷着我底每一句答案和每一個字。然而這卻一點也沒有使我吃虧，並且恰恰相反，還使我得了一個機會去壓倒他。他偷我偷得最厲害的大概要算是歷史的卷子，那位一向並不怎樣嚴厲的歷史教員竟然在發卷子的時候替我公開了這個祕密。就好像是故意在給我出氣的一樣，教員當着全講堂的學生把我底卷子和他底卷子對照着宣讀了一遍，接着又把他偷我偷錯了的地方一一指了出來讓大家去傳觀。反復地，教員在說着一個年紀大的學生如此的抄襲年紀小的學生底卷子是一件最可恥的事。我記不清楚我這次卷子上的分數是多少，不過總是八十分以上的分數。可是我底對手，他得到的卻是個零分。

這事即刻便發生効力。姓朱的在我面前突然

就變成了另一種人。他不但漸漸地取消了他加在我身上的各種壓迫，並且還極力想要得到我底諒解。有好幾次他都想和我作一種調解的談話，但是又好像覺得爲難。我看見他被我旣不理睬也不拒絕的神色所窘的那種表情，我眞是忍不住又可憐他。

我底勝利就這樣決定了。再過了不久，我便成了我那一班裏面的頭等人物。我底國文卷子有狠多次都被貼在了大講堂上給全學校的學生去讀。狠快地，我周圍底空氣就改變了過來，從前對我維恐沒有欺負周到的人現在卻對我是維恐不能來盡量地表示尊敬。

不過，事情就終止在這兒。照例相當長久的順利是不屬於我，就在這個時候學校裏忽然起了一次風潮，竟然使得我不能不把我剛纔弄得有點道理的生活完全放棄。

那個風潮，是爲驅逐幾個不中用的教員而起的。

實在說來，當時那些教員本沒有一個可以使人滿意的角色。不過其中有幾個教員卻是特別壞得厲害，簡直沒有辦法能夠叫人原諒。我們這一班和其他好幾班的同學都早已有了一種共同的意見，就是想有一天大家一致地去要求校長把那幾個騙子正式地趕了出去。大家也沒有顧慮到這個意見在事實上是不是行得通，只是認爲這是關於大家學業的前途，所以决然非做不可。就好像是甚麼都計劃好了的一樣，只在等着一個機會，大家便來爆發這個革命運動。

果然，一天機會來了。事情就恰好發生在我們底班上，那個叫作周岐山的化學教員，我們準備要驅逐的騙子之一，湊巧就做了促成這回風潮的人

物。

周岐山是一個滿臉麻子同時皮膚黑得發亮的又瘦又小的人。他一向便有一個綽號，叫作"麻怪。"在功課上他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一點給人做老師的資格。他底化學是有時連一個稍微用功的學生都趕不上。爲了這位先生，我們受的痛苦是再多也沒有：常常我們商議好想去刁難他，可是總被他實際的威力攝服住了。他是校長底親戚，有着一種天然賦與的壓制學生的權利。上課時他用了極端嚴厲的手段在掩蓋他教授上的愚蠢。他不但在課堂上是要求着一種絕對不能實現的靜默，並且還是一有可能便要到校長面前去告發學生。

然而這一天卻破了前例。當我們發現了周岐山在黑板上寫的硫酸構造式是有錯誤的時候，我們中間的一個叫作劉慕虞的同學便站起來斬釘截鐵地質問他。本來這位同學講話的態度也是暴躁

了一點，但是周岐山卻的確是寫錯了東西。在他，除了趕緊認錯以外，就是要責備質問他的人也只能在態度上稍微說一兩句，別種手段實在是不應該拿出來的。可是不料他要維持他那一貫的壓制政策，竟然完全不回答學生底質問，卻拍着桌子亂叫亂駡。照例用着他那半啞半尖的聲音，像對仇人一樣地他向劉慕虞吼着道：

——你擾亂秩序！這兒是我在教你，不是你在教我！你要是覺得你比我高明，那就請你不要客氣，快給我出去……

這太野蠻了。我怎樣也按捺不住。毫不思索地，我便站起來說：

——劉慕虞是代表我們大家底意見，我們都認為黑板上的東西是不對的。請你不要駡他，還是回答我們底正經話罷……

周岐山萬沒有料到他底威風竟然鎮壓不住學

生，他氣得直跳了起來。

——甚麽？你們大家？那麽你們就都是不良份子……

這一下卻激起了全體底憤怒，卽刻，全課堂上的學生都一致地站起來和這位專制 的獨 夫開仗。大家都學着他在拍起了桌子，同聲喊着說他這樣不把學生當人是太不配做人家底老師。鬧聲簡直是匯成了一片，幾乎全學校底人都聽見了。周岐山起初還站在那里，想作最後的掙扎，可是終於看見了他底威風是已經沒有恢復的希望，於是便猛然地扭轉他那越發顯得難看的麻臉，纔一衝地衝出了課堂。

事情便這樣擴大了。中學部一共有四班學生，卽刻就都取了一致的行動：當天，大家就實行同盟罷課，舉出代表來向校長要求撤換周岐山以及其他幾個同類的教員。

代表是每班舉兩個人，我也是我們班上的一個。

但是事情纔一進行，卻就遭了一個嚴重的打擊。我們舉出的八個代表中間有兩個一向就是校長底偵探，我們開始是一點也不曉得的。我們底計劃本是想要去包圍校長，就是八個代表領率着四班的同學一同到校長面前去交涉，用一種示威的方式要校長非答應我們底請求不可。這計劃自然是有相當的道理，只要實行得好，目的總多少可以達到一些。可是不幸的就是遇到了那兩個偵探，使得我們甚麽都沒有成功。校長在我們剛一決定了計劃的時候便卽刻得到了報告，預先，就設法躲藏了起來。我們一共有一百多將近兩百人在校長室底門前站了有大半天的時間，始終沒有看見校長底影子。其他的辦事人向我們說是校長回鄉下去了，要我們暫時復課，一切問題等以後再從長商

議。不消說這是一個鬼計，我們沒有聽從他。不過，顯然地，我們運動底第一步就這樣失敗了。

等了一天，又等了一天，校長還不見回校。漸漸地，大家團結的情形便鬆懈了起來。那兩個做偵探的人物在這時恰又作着煽動的工作，使得羣衆中間起了分化。一般老成的，保守的同學便陸續地表示出要停止了鬥爭的企圖，甚至還來和我們幾個眞正熱心的代表爲難。事情是越下去越加沒有辦法，最後連一部分本來狠勇敢的份子都好像是有些動搖的傾向了。

這在我算是第一次對於羣衆工作的訓練。我是纔明白了幾個集團形成的一般情勢，同時我又認識了甚麼是僞善者，甚麼是變節的人物。我也從此決定了我自己：那便是，爲了代表多數，我是必然得堅持下去，同時在緊急的時期更是一點也不能夠顧到本身底得失，利害……

下邊便是我這次的命運:

校長終於在羣衆解體的時候回學校裏來了。校長一進學校,開除學生的牌子也就掛了出來。開除的學生自然是幾個代表,但是人數卻不是八個而是三個。這是甚麽道理呢?不消說那五個人裏面有兩個是那二位偵探,這是誰也知道不會開除的。還有兩個是以後暗地裏給學校寫了悔過書的人,所以也就被赦免了。還有一個卻是我,原因是這樣:第一,我底年齡最小,功課又狠不壞,有幾個賞識我的教員在給我幫忙;第二,校長和我那位親戚,那位做我妻舅的團長大概一向就有點認識,爲了維持社會上的面子,所以也不肯造次。然而這卻使我氣得不得了,我覺得我是受了狠大的侮辱。非常興奮地,我竟然去找校長,要想質問這一回事。自然我不是要學校一定開除我,我只是質問學校單開除那三個代表的理由。校長是沒有找到,卻和

那個渾蛋而不懂事的學監——酒糟鼻子的學監——碰到了。他狠可怕地吆喝着我，說學校旣不開除我，已經是難得到萬分，而我卻還要多事，這簡直是不堪造就。(不消說他看我是渾蛋而不懂事了!)接着他又教訓了我一大批，要我以後安分讀書，再不要破壞校規等等。不成問題，這只是給我增加了我厭惡這個學校的成分。於是，我決計想離開此地。一種道義的觀念支配了我底意識，我想我一定得陪伴那三個開除了的代表纔行，就是說，我要和他們一同走出這個學校，一同並着肩走出這個學校。

好，我是這樣實行了。那是人家正要準備大考的時候，我搬到了一個和我不相干的會館裏面。那兒是被開除的代表之一的一位姓徐的同學底住處。得了他底同意，我去和他同住。

八

我就這樣脫離了三秦公學，變成長安市上遊蕩的少年。

這時大母已經回到蒲城去了，我們底房子早已賣掉。幾家和我們家中有來往的人家我又不願意去住。那位姓徐的同學是安康人，他一向就是住在作陝南同鄉公寓的南山會館裏面。這地方照理自然是我沒有資格去住的，不過，姓徐的和我狠好，現在又是患難的朋友，於是就憑着他在他們會

館裏面一向的權威，我得以暫時借住了下去。

不消說我是沒有錢去住客棧。

姓徐的別號叫作蒙晨，我卻把他叫做"門神"。實在他底身裁也是特別的高大，就像我們想像中常說的"門神"一樣。他在我這時的生活中確是吊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可以說，由於他，我纔學會了許多在社會上做人的方法。他底年紀是比我要大着十多歲，關於經驗方面，那簡直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狠了不得的人。他有一段歷史是使我傾心他的最大的理由，就是他在十七八歲的時候曾經在他們縣裏當過土匪，鬧過革命。他很能夠批評時事，有一種生成的不滿意現狀的脾氣，這自然都在影響着我。

我們底生活狠苦。我們自己燒飯，常常沒有菜吃。我把我一些過分好的衣服都送到當舖裏面去。盡可能地，我想和家庭的關係斷絕。我迷信着我們

有一種快樂的未來，並且決然地以爲在目前是先非要受些困難不可。

一切都在聽着我底同伴底指導，我開始交了一批不安分的朋友。那些人有的是學生，有的是當兵的，有的簡直可以說是流氓，但卻都是對於目前社會抱着幾分不滿意的那一類貨色。我們底住處是每天都被客人擠滿着，甚至有時還被鬧到一個通夜。大家所談的話多半是批評本省底官廳或是罵幾個出名的偉人。常常客人中間有人帶來一斤或半斤燒酒，大家便來得更加起勁。不消說幾種階級的語言都充塞在那個小房間裏面，連我們自己都覺得好像是在舉行甚麼祕密會議的一樣。

不過，我們卻也眞的成立了一個似社而非社的組織，並且還被人相當的注意過。

在陝西，流氓都是喜歡打拳的。特別是當時的長安，幾乎凡是有幾分流氓氣的人都把打拳看成

一定要學的本事。我們底朋友中間有一位袁二爺，便是以打拳爲職業的人。他在教着狠多的徒弟，有不少的徒弟都是江湖會上的人物。爲了要結交更多的朋友，我們便和袁二爺組織了一個"拳術研究會"。定計劃的是徐門神，作書記的是我。我們在還沒有找到會址以前，便先擬好了會章，還起草了一篇宣言。在會章中狠可注意的是我們放進去了一條，要同時辦一個夜學和一個平民閱報室。宣言是激烈得狠，寧可以說是一篇攻擊當時的行政的論文。我還記得我是費了狠大的氣力去起草這篇東西，我把我當時所能夠寫出的那種革命理論都拉在上面並且盡可能地把革命和那般打拳的人連在一起。大家都非常同意這個文不對題的文件，卽刻就去油印了兩百多份。然而，這卻就發生了問題。我們底宣言纔一發了出去便惹起許多人造謠。我們狠快地便蒙上了"亂黨"的嫌疑。最後是連中心

份子的袁二爺也都有些怕了起來。這顯然是不許我們再前進一步。就這樣，我們底事業是便沒有下文了。

然而我們卻並不曾蒙甚麼真的危險，就是說，官廳卻簡直沒有過問我們。那時的官廳還和現在不同，雖然我們本身也就沒有甚麼，僅僅是那一篇過分的宣言，但是當時的憲兵也和我們一樣沒用，還在那兒打着瞌睡。

可是必須承認，我們底表現卻決不是偶然的事體。那實實在在是有一個東西在推動着我們。那東西便是，當時的政治。

誰都知道民國二年以後是一個使人窒息的時期，這是袁世凱在盡可能地擴大着反動局面的時代。這時陝西已經是由陸建章代替了張鳳翽，行政機關也都另外換了名目。一切都在向後倒退，所有

辛亥革命帶來的一些新的現象都好像是被人捲起來埋到地底下去了。作官的觀念支配了幾乎是全部的智識界，大家都在爭着進那由政府設立的“吏治研究所”，都在準備去應所謂“文官考試”。凡是傾向於改革方面的事業連談也狠少再有人談起。一般激進的人物是看不見了，比較和緩一點的改良派也都躲起來了。整個的社會上是只有腐敗和黑暗，此外甚麼都沒有。

這種情形不消說最明顯的便是一些比較有意義的出版物都好像是死了一樣，再也看不到影子。在和官廳有關係的公共地方只流行着不知道從那裏來的許多單行本，名目有的是“國賊孫文”，有的是“國賊黃興”，有的是“宋教仁生前之罪惡”，還有的簡直是“同盟會賣國記”。本省底那份跟着辛亥革命產生的“秦風報”現在也都改變了面目，不但內容是再沒有從前那樣精采，就是連篇幅都漸漸

地縮小了。

同時陸建章在陝西又幾乎是無惡不作，所有的行政機關都用自己底私人去包辦，盡量地在實行着一切的苛捐雜稅。陝西人對於陸建章是恨到了不能夠形容的地步。我想今日總該還有人記得的，那時陝西，特別是長安，一般社會上叫安徽人時總是叫作"灰老鼠"。並且這"灰老鼠"三個字還成了普遍的熟語，連一部分所謂上等社會也都在這樣叫着。這不用解釋是陝西對於安徽人的一種敵愾的表示，原因就是因爲陸建章是安徽人。

在這樣的局面下邊，自然青年們是煩悶的。我不知道別的省分是怎麼樣，在陝西，這時學生間有一種風氣，大家都喜歡自動地退學，退了學以後，便在城市上遊蕩或是簡直和流氓混在一起。長安這種風氣更是厲害，退了學的學生幾乎有一大批。問他們爲甚麼退學，他們自己也回答不出，只是覺

得學校生活是太沒有趣味。有許多青年就這樣墮落了下去，終日在酒樓和戲園子裏面和人打架，甚至還做着更不名譽的事體。

我還應該說，陸建章在陝西最大的功績是給陝西開了娼禁。一向陝西還沒有過公開的"窰子"，這算是第一次。地點是設在長安出名的開元寺裏面，那兒從新起了洋房，開闢了一條像北京底這一類的衚衕。這自然也是供給青年們墮落的一個地方。退了學的學生更是大多數都去到那兒鬼混。並且有許多學生爲了爭風，還在那兒鬧出了不少的亂子。

不過儘管是這樣，卻也有一部分青年因爲煩悶而走到追求新的前途的一條路上。不成問題大家是沒有怎樣明顯的政治意識的，但是不管怎樣，卻是總覺得帝制是要不得，北洋系也是要不得。對於從前是同盟會現在是民黨的這個政治集團，大

家便認定了是能夠領導前進羣衆的一個眞正的力量。特別是這時民黨人物底被罵和被害，使大家感到了無上的同情。這樣的青年只要有幾個人聚在一起，便一定會把民黨底幾個重要人物拿去當作談話的資料。大家總要互相探問着那些幾乎再聽不見消息了的人物目前的行踪以及他們底政治活動。這自然一面是出於好奇，但同時也的確是出於崇拜和關心。大家都知道明白了革命人物底行動所得到的暗示是甚麼，顯然地，這比在學校中多學兩頁講義是更要有益。

這樣的青年在退了學以後，雖然儘管是遊蕩，但卻就不肯去怎樣墮落。他們所結交的流氓也不是普通的流氓，大概都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那些江湖會中的角色。那些人都是被政治穩定後的權力所打下來的不平份子，在某種觀點上，都可以說是帶着些革命的意味。這個卽刻便把有志向的青

年們引到接近實際的方面。不消說有些流氓還和當時秘密着的民黨多少有一點關係，這更使青年們漸漸地走向政治。不怕當時是那樣一個壓迫民黨的時代，可是民黨卻恰在這時候得到了許多熱誠的信仰者。

這種現象便解釋了我當時的行動。我不能否認我那時也和其他不肯墮落的青年一樣，是在對於民黨抱着絕大的信心。總覺得，要把中國弄好，好像只有民黨纔負着這種使命。我所結交的那般朋友，十有九就都是民黨或是對民黨充分表同情的人。一種莫明其妙的民族思想在我底心中活躍，我一面崇拜着那些在辛亥前殉難的革命偉人，一面自己也想照樣地去幹一下。因爲，在我看來，袁世凱還是和滿淸一樣，而必然也還得再有一次反正纔行。

就這樣，我儘管遊蕩下去，簡直像一個從來便沒有過家庭的浪人一樣。

不過，我卻並沒有完全放棄我底學業。我在我底能力能夠辦到的範圍以內，在作着一些自己研究的工夫。

我研究歷史，總想在古時的歷史中間能尋出一些和眼前政治變化相同的影子。我知道去翻閱"宋史""明史"等書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

因爲和民黨漸漸地接近，首先我便認識了一位在陝西出名的人物，這便是姚樹陔。他在思想方面是狠激烈的民族革命家，在學術方面是漢學家又是歷史家。由於他家中的藏書，我得以在我當時的那種景況中讀了我要讀的東西。

我不能不承認我底一切是相當的早熟，像姚樹陔那樣比我年紀要大到三十歲以上的前輩竟然和我成了忘年交的朋友。我們底來往幾乎比同學

還要不客氣，我沒有感到我底年紀小，他也不以前輩自居。不過，他卻是強有力地在影響着我。我從他學得了許多知識，特別是關於當時革命運動的實際情形。

這位老革命家是一個清瘦，蒼白，但精神卻異常堅定的人。他在狠早便是同盟會，並且還是在陝西負重要責任的一個。不過有一點特別，他底思想儘管是民族的，但卻又滲着一點另外的，可以說是更前進的成分。一向和江湖會就有狠深關係的他，簡直本能地厭惡着任何官僚和任何上層階級。辛亥革命時他是站在張雲山一邊的，張鳳翽曾把他當作不可調解的仇人。他辦過一個帶着革命性質的文化團體，叫作“覺社”，那算是在長安——恐怕也算是在全陝西——第一次出現的平民教育機關。

我們幾乎是天天一道，我甚至還把他底家中

也當作我底行營之一，有時便在那兒投宿。他底家中是許多在當時不十分公開的民黨人物聚會的地方，這使我結交了不少的所謂偉人。後來在陝西軍事中殉難了的井勿幕，吳希眞，都是在這個時候我纔認識的。

眞正的所謂政治"陰謀"這纔開始闖進了我底眼睛。我纔知道了一種政治力量要推翻另一種政治力量時是要在怎樣祕密的形式之下舉行會議。當時的民黨好像並沒有甚麼組織，不過大家卻都一致地在想奪取北洋系底統治。這個便使得許多份子有了團結。但是計劃卻是雜亂得狠，顯然那是在缺乏着一種中心的甚麼。當時好像井勿幕是在陝西底民黨中起着不小的領導作用，但是也沒有見表現出怎樣了不得的能力。江湖會中的弟兄們是都急於想要大幹，可是沒有辦法的是總得不到領導人物底一些正當的指示。

一次，姚家來了一位叫作周四爺的江湖會底頭目，狠熱心地在報告着河北(這是渭河以北幾縣的總稱)一部分和民黨有連絡的土匪底情形，並且還拿出了幾乎是一大疊的信件要大家看。好像說是那般土匪都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一些有實際力量的軍事隊伍，現在並不需要省城方面的甚麼接濟，只需要有人去正式地接一下頭便可以把關係固定下來。周四爺一向便是以忠實出名，對於民黨和江湖會間的聯合已經出過不小的力氣。在當時，顯然那不是一種普通的談話而是一個待解決的事實的商議。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除了姚樹陔還回答了幾句話而外，在坐的其他的任何人簡直連理也沒有理。井勿幕好像是口唇只在抖動了一下，但或者那也是呼吸時的抖動。吳希眞卻還是一面用手摸着那故意留起的串臉鬍子，一面放開喉嚨儘管繼續講自己在南方和孫中山會面的經過，就完全

像是根本沒有聽見周四爺所說的是甚麼。我還記得周四爺臨走時的臉色是難看得狠，那一點不糢糊地是在對於民黨失望。

不管這一切，總之我是接近了實際的政治。這環境沒有虧負我，牠把我引到了鬥爭的路上，使我終於決定了去向舊社會進攻，去向舊社會作戰。

——完——

一九三三年七月付排
一九三三年十月出版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上海四馬路太和坊
光明書局發行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　局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




光明書局



